

長篇武俠小說

鷹爪王

鄭証因著

2

鄭證因著

小說

長篇技  
擊小說

鷹

爪

王

第二集

武俠

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

長篇技擊小說

# 鷹爪王

## 第二集目錄

第十章	佈疑陣愛徒失蹤……………一
第十一章	落魂提雙俠懲五寇……………一三
第十二章	天罡手寄柬摘星崖……………二七
第十三章	鐵牛莊夜會風塵客……………四〇
第十四章	萬柳堂義救紫雲女……………五四
第十五章	石猴驛火窟釋仇讎……………六七
第十六章	歸雲堡怒傳俠義柬……………八〇
第十七章	下乾山荒村尋盜迹……………九三

長篇技  
擊小說

# 鷹爪王

第二集

鄭證因著

## 第十章

### 佈疑陣愛徒失蹤

鷹爪王從長安城起身趕回潼關，到了潼關時，已是夜間三更之後，自己要趕到摘星崖看看慈雲菴旁，是否在那里，來到華山下剛出了萬松坪，往前走了半箭地，突然一條黑影落到面前，鷹爪王忙往旁路避開正鋒，喝問：「甚麼人？」來人冷笑一聲道：「你弄得好玄虛，把他兩人隱藏在那裏？」鷹爪王見來人一現身，正是那慈雲菴主，不過劈頭這兩句話，說得自己好生不解，忙向前施禮道：「這裏有勞菴主照拂，只是菴主說的話，我實在難測高深，莫非這裏有甚麼意外事發生？還請菴主明示。」

慈雲菴主詫然道：「這一說，師兄是才由長安趕回麼？哎呀，這可怪了，那麼鳳梅跟雲峯兩個孩子！被何人救出大營呢？」鷹爪王愕然道：「我這才趕回來，急欲一會菴主，那有暇去到大營。難道鳳梅小姐，暨小徒華雲峯已脫羈囚，這可真是怪事？菴主請把細情講一講，這里怕有意外的枝節了。」慈雲菴主見鷹爪王絕不是戲言，忙答道：「王師兄，從前夜走後，果然沒再與聞這里的事，那就糟

了，師兄你走後，我趕回碧竹菴督飭小徒們日課，黃昏後趕奔大營，到二更初我已進了大營，我當時就覺得大營裏情形有異，警衛的那種森嚴，爲過去我們沒見過的。步步設伏，把一座大營防護的如臨大敵，把中軍三座大帳，用五百名箭手，藤牌手，削刀手，火槍手，層層守衛，我倒沒把這種盛陳兵威，放在眼內。潛入後營，明防暗守，佈置的十分得法，我深疑斷眉石老么又請了能人。我施展峭壁三抄水，燕子飛雲縱的功夫，躍升拘囚狀人的木屋，穴竇伏窺，那知楊家女眷中不短別人，單單少了我的愛徒鳳梅，因爲防守過嚴，我要先暗中察個究竟，不欲遽然驚動他們，遂再到東西的囚所察看，那知竟講出楊施主父子家人俱在，只少了令徒。我當時還怕是吳剝皮把兩人提出用刑誘供，又到中軍帳查看，見吳剝皮升帳理事，却是調度他駐防各路的兵馬，聽他口風中，似知擒匪不久就要來取關中，那斷眉石老么，竟也在帳中侍立，趕到派撥完了各路駢奔，吳剝皮才向石統帶石老么道：「怎麼樣了？可查明這兩個小囚徒的下落？靈璧，我要不是信得及你，我真有些疑心是你賣放的了，憑你防守的那麼嚴，竟會把人看丟了，真有些令人不解，照這樣鬧，連本軍門這條命全有些難保了！限你三天，把規走犯人找回，把那劫掠犯人的匪徒緝捕到案，你要是這麼玩忽視事，可怪不得本軍門公事公辦了。」但是偷覩吳剝皮說這話雖然嚴厲，可是面色上並沒怒意，斷眉石老么答道：「這事還得請軍門恩典，卑職既知勁敵當前，焉敢疏忽。昨夜跟卑職的師叔暨師兄弟華山追賊，澈夜奔馳，直到五更左

右，才趕回大營，趕上卑職邀來的武林前輩桑屠二位師傅，路遇見卑職的師祖天罡手閔智，帶着兩個弟子路過此處，桑屠兩位把他邀到技勇營，我只跟圍師祖談了不多時，再到後面查看，已不知甚麼時候那一男一女，被人救走，拘囚的木屋前的技勇兵，也全沒離地方，卑職到裏面查看，全是由屋面上上出入，嚴加拷問男女囚徒。他們異口同聲的說是：在天亮前突然屋角黑暗處，冒起一脖子青烟，那時多在睡着，只有老僕楊安，跟華雲峯，楊文煥的長子世忠沒睡，鼻間嗅得一種異香，彼此才要說話，突然全昏迷人睡；已睡着的，根本就不知屋中有甚麼變故，直到天光大亮相纔醒來，見所有入金好好的，只少了姓華的一人。卑職盤問那班女眷，也是一樣的說法，卑職因爲在這樣嚴祕守衛之下，匪人竟得把入盜走，必是那橫行江湖的鷹爪王所爲，其中還有那西嶽賊尼助紂爲虐，所以卑職於事後已請一班同道先下手搜查那鷹爪王匿居的巢穴，所去的人現在還沒回來，現在大營中的佈置，足以防範一切，卑職絕不能辜負軍門的栽培，定要把惡人拿獲，請軍門稍寬限一二日。卑職就感恩不盡了。卑職的桑屠二位老師，本是助卑職對付這班橫行無忌的惡人而來，今晨突然因急事趕奔江南，教卑職報告軍門，這次擒匪三路取陝西，傳言的是有匪兵十萬，官方以爲是虛張聲勢，據桑屠二位師傅，偵得確切消息，三路匪兵似尙不僅此數。匪兵未發，已先遣了數千悍匪，從潼關，武關混入，藉作內應。請軍門千萬不要爲流言所誤，不要輕視擒匪的兵力，請軍門趁着匪兵未發，厚集兵力，以防萬一。

桑老師他們不肯早早報告軍門，怕是落個圖功邀賞之嫌，所以在臨走時囑申賊報告軍門，以表沒有他意。那吳剖皮聽石老么這番話十分滿意，並誇獎石老么的老師們深明大義，嘉許備至，諄囑石老么對其餘的犯人嚴加看管……貧僧當時竊聽了這番話，更是如墜五里霧中，聽他們暗中的話風，咱們兩個徒弟，絕不是他們隱匿，很像是你把他們救出去。我再到技勇營查看，只見那個被我們吊在山澗的羽賊，其餘的一個不見。貧僧冒着奇險，復返後營，潛入楊夫人囚所，逕闖入木屋，聞風梅的下落。楊夫人所說，正與那石老么相同，我才待退出囚所，突然有暗器的風聲襲到，被我回身接住，見是一枝蛇頭白羽箭。師兄你大概總知道，使用這種暗器的，北派武林中絕沒有會的，只有那當年威鎮川中的，雪山二醜本門能創出這種暗器來，我估量那雪山二醜，年歲已高，江湖傳聞兩人早已洗手歸隱，還在塵世已說不定，當時使用這蛇頭白羽箭的必是他嫡傳的門人，彼時我用「一鶴冲天」的輕功，穿出屋頂，雖在那麼匆促的時候，我不敢給你淮陽派丟臉，把屋頂揭起的木板仍給他還原。我亮鎮海伏波劍想會一會暗算我的賊子，不料賊子竟不肯露面，只有石老么所部的技勇兵，百十名強弓利箭，雨點般的向我攆射過來。貧僧見找不着暗算我的敵人，徒殺戮一羣蠢漢無益，用伏波劍護身退出後營，當時我不敢決定這個孩子吉凶生死，聽吳大業的口氣，又不是他隱匿殺害，我想若不是師兄你把他殺走，也必是我輩中人把這兩個人救出來。所以我只得暫可箇呈呈！想候你回來，真相自明，師兄你這

時才回來，教貧僧怎的不急？」

鷹爪王聽慈雲菴主把經過的事說完，兩道壽眉緊蹙的說道：「這真是怪事，我看兩個孩子失蹤得定有蹊蹺。菴主，你怎麼也蒙住了，要是我道中人，那肯用江湖上使蒙藥的下流手段，我恐怕他兩人定落在匪人之手了！」遂又把自己夜入將軍府遞信鳴冤，卽已蒙將軍派幹練的鐵副將率健卒馳赴吳剝皮大營，提解楊文煥全案，到長安親訊。我方慶幸事情順手，不料這裏又有這種變故。這樣看來，斷眉石老么定是又約了黨羽，暗中與我們較量，菴主這得助我一臂，我們得再入大營，查探一下，我預計鐵副將也可以到了，看他是否好好把全案交付，楊文煥闖家卽或脫出虎口，還要提防賊黨們不肯甘心，半路搶劫。我們屆時或須保護一程，以防意外，菴主看怎麼樣？」

慈雲菴主憤然道：「貧僧縱橫江湖四十年來，仗這柄利劍與人排難解紛，鋤強剪惡。甚麼勁敵也遇見過，就沒感覺過怎樣棘手。想不到雄心一泯，奉佛力禪，遇事能忍耐時且忍耐，得容人處且容人，這次反令這班小輩們輕視了我們，些許小事，倒處處掣起肘來。不教孽障們嘗嘗鎮海伏波劍的滋味，也不知西嶽老尼的厲害！勢逼處此，佛菩薩也怪不得我再啓殺機了！師兄走吧，咱們倒要看看這孽障，有多麼厲害哩？」鷹爪王見慈雲菴主動了怒，知道他背上的伏波劍要染血腥，遂不敢再多言，隨答了一聲：「菴主請。」立刻各自施展開夜行術，聽七的兩條黑影，似箭離弦的離開萬松坪。沿着



羊腸小道，下了山坡，撲奔大營。只見後營一帶黑沉沉全無燈火，雙俠施展輕功，越過鹿角，進得後營，沒有多遠，突然弓弦響處，颯的從暗處射來四五枝暗箭。雙俠各仗着身形輕快，疾如飛車的躍過卡守後營的一排帳篷。這一來慈雲菴主跟鷹爪王各打招呼，知道營中各處全有埋伏，全提着十二分警戒撲奔大帳，只是才到後營拘禁囚犯人的木屋前，只見除四面守衛的兵弁，弓上弦，刀出鞘。單有一大隊健卒，各執強弓硬弩，長槍，腰刀的列成兩隊，對面峙立排成一條長街，沿着後營，直排到中軍大帳門口，情勢嚴重異常。慈雲菴主跟鷹爪王展開個人的身手，從僻處縱躍如飛，眨眼到了大帳後，彼此默運內家絕技，「燕子飛雲縱」的輕功，從十丈外就騰身縱起，下面把守的軍兵覺得頭頂上黑忽忽如同巨鳥飛過。等待注目察看時，這一僧一俗，兩位大俠竟藉那拱衛中軍帳的小帳篷頂上一接力，再一騰身，已到了中軍大帳頂子上，輕如飛絮沒有一點聲息。鷹爪王仍要用鷹爪王的手法撕裂牛皮帳頂。慈雲菴主忙一攤手，不教鷹爪王那麼大意，因為有雪山二醜的門人在，這是個勁敵，真跟他動手倒沒甚麼，這時稍一疏忽，易為所覺，遂掣伏波劍，劍尖微動，把帳頂刺了兩洞。鷹爪王跟慈雲菴主一個半側着身形面向外。一個側着身形面向裏，四面全能照顧到了。從帳頂這小洞裏往裏看，鷹爪王見吳提督竟沒入帥座，公案後兩旁稍偏着各設了坐位，吳提督竟以客禮待來人，鷹爪王這才看出這位鐵副將已是記名提督，賞戴花翎，軍功跟吳剝皮差不了多少。明白這是多隆阿將軍故意的差他來，

是好跟吳提督說公事，又是將軍的親信，吳剝皮如不甘心交人，除非他立刻背叛，他忍着肚子疼也得交出來。雙俠到時大約是鐵副將已來多時了，情形是已到後營提犯人。吳剝皮臉紅脖子粗的，力言爲盜取犯人的，是江湖上一種飛賊，絕非官兵所能抵禦，請鐵副將自管據實回稟將軍。若實有虧難，請鐵副將先回長安，吳提督另行派員護送，自有交待，有什麼責難，自己担承。那鐵副將又把話風收回，說道：「軍門不要誤會。並不是我敢刁難，我是覺着匪人太以阻大，就憑這種萬馬千軍的大營，竟敢伸手劫掠拘押的犯人，真是目無國法了，好在不是主犯，我們有甚麼礙難，軍門你就擎着褒獎吧。」正說着，進來人報：「所有犯人俱已提到在帳外候令。」那吳提督立刻說聲：「帶上來。」差弁往下一傳喝，立刻嘩唧嘩唧，鎖鑰嚮動，楊文煥全家被提進大帳。楊文煥形容憔悴，女眷們更是悽楚欲絕，這位鐵副將雖是久歷成行，臨到戰場，殺敵斬盜，血肉橫飛，踐着那斷脛殘肢，揮刃而進，絕沒有甚麼顧惜。因爲除惡才能安良，那種窮凶極惡的叛賊，跟那殺人越貨的巨盜，絕不惻隱的心所能感得動的。鐵副將及至看到楊文煥全家鐵鎖郎當，惻隱之心油然而生，先存了憐惜之意，這就是愛憎因人而施。趕緊按着名單點了名，一共是一八名的，現在短了兩名，還贖十六名，只見鐵副將把犯人按名點完，向吳提督道：「軍門大人，這內還有舉發人姓阮的，軍門可把他傳到麼？此人是有功之人，經略大人定要特別的獎勵他一番才好。」吳提督道：「此人在武守備那裏，傳喚他的人，去已多時

，大約也就到了。」說話間外面進了差報：「阮松帶到。」鐵副將道：「喚他進來。」差弁們答了聲，立刻從帳外把潼關告祕的阮松帶了進來，阮松一進大帳，連頭也不敢抬，只走了兩步，就跪在那，鐵副將一見這種獐頭鼠目的神情，就看出這小子不是好人，遂問道：「你叫阮松嗎？」阮松嚙嚙着說道：「小人叫阮松。」鐵副將道：「好，你這次舉發通匪的楊文煥，應該得官家的獎勵，你隨到長安，經略一喜歡，你大小總得弄個官作哪。」阮松不敢答言，只是叩頭，鐵副將笑着一手揮道：「下去吧。」差弁把阮松帶了下去。鐵副將立刻向吳提督道：「經略大人交派的太緊，卑職不便就隔，車輛備好，還要趕一程路，免得誤了期限。」吳提督道：「老兄何必這麼忙，這種時候，押解這種通匪的犯人，路上太覺危險，老兄在敝營暫宿一宵，明日起程吧。」鐵副將已有成見，恐怕吳剝皮反覆。遂託辭經略性情很急，自己甯可冒險趕路，也不敢遲延誤限。吳提督見挽留不住，只得令帳中將弁，把犯人押出帳去，照應上車，鐵副軍立即告辭。吳提督站起相送，道：「我看還是潼關廳借三輛囚車，把楊文煥主犯的父子三人上了囚車，不致再生意外，老兄別忘了這是通匪段逆的重要犯人啊。」鐵副將一邊往外走着說道：「軍門不必費事了，那一來行程反倒麻煩，好在卑職帶來的馬隊？全是挑選的勁卒，尙足以防範一切，卑職若是沒有隄防，那敢那麼大意，多謝軍門的美意吧。」吳剝皮見鐵副將十分老辣，無論怎麼說，絕不爲所動，只得任其自便。吳提督送到帳門口，鐵副將回身請吳提督留步，

請安告辭，轉身出帳。吳提督還要送到帳外，却被技勇營統帶斷眉石老么悄悄摸去角給扯了一下，吳提督停步不前，鐵副將已經轉過身去，毫未覺察。帳頂上潛伏的鷹爪王，跟慈雲菴主却看得清清楚楚。雙俠見石老么向吳提督低聲悄語，吳提督怒容滿面，只是皺着眉頭，向石老么只說了聲：「少時到我寢帳有話問你。」吳提督立刻傳令各將官，各歸營房，自己也退回寢帳，帳頂潛伏的雙俠，見吳提督一退帳，大帳四週的防衛勁軍也整兵撤退！只剩八名健勇守衛。鷹爪王見那鐵副將從大帳出來，即由他自己帶來的弁勇擁護着向前走，鷹爪王見先前出來的楊氏全家，亦被兵卒押解向前鋒營營房一帶而去，這裏被一排排的帳篷阻隔着，看不見車輛在甚麼地方。鷹爪王深恐楊恩兄在未離大營前出了甚麼變故，遂向慈雲菴主一打招呼，從大帳頂飄身落在大帳後，彼此一計議，分從左右兩翼的帳篷後，繞向前鋒營。鷹爪王剛越過第三排營帳，突覺得左側黑影中一股子勁風撲過來，忙往右一搶步，一斜身，雙掌閉住門戶，同時黑影中一對青光燦燦的日月輪，隨着風聲雙輪齊下的劈下來。鷹爪王一個「霸王卸甲」，猛一擰身，身形陡轉，右臂一拂，駢右掌食中二指，照來人的右肋下「天樞穴」便點，來人雙輪剪空，識得鷹爪王點穴手法厲害，左脚往外一滑，雙輪隨着往左斜身之勢一帶，右腿一提，右手的單輪「白鶴亮翅」，照鷹爪王的右腕子便戳，鷹爪王見輪鋒已到，右臂一撤，身軀往左一斜，左掌的「金剛指」倏的照敵人右肩胛下「臑俞穴」便點，卸敵人這條右臂，敵人一抽招，「怪蟒翻

身」，「毒蛇尋穴」身形陡轉，往下一塌，左手輪往外一展，正找鷹爪王的下盤，鷹爪王見敵人這對日月輪招術變化不測，見敵人左手的輪奔下盤斬來，遂把雙臂往右一帶，一擰，用「龍形一式」，鷗的身形縱出兩丈左右，往下一落，腳未站穩，突聽得背後吧的一聲，袖箭卡簧響動，知道暗器襲來，忙一斜身，又聽得前身數步遠喝聲：「孽障！班門弄斧。」跟着綠白光過去，釘的一聲，地上吧答一響，兩件暗器同時墜地，鷹爪王往旁一撤步，慈雲菴主已到了面前。倉卒間不及答話。才要進擊敵人，突聽兩三丈外嘿然冷笑道：「我才領教鷹爪王老兒的身手，想不到西嶽老尼也來趁熱鬧，很好，兩枝蛇頭白羽箭，權代請帖，恭請駕臨十二連環場候教，在這恕不奉陪了。」鷹爪王忙叱道：「無名小卒，也敢賣狂，你先報上萬兒來。」那知聲息寂然，早已逃得無影無蹤，敵人走了，官兵可被話聲驚動出來，頭裏一列四座帳篷，有兩處跑出六七名官兵，一邊往帳篷後跑，一邊喝問：「甚麼人這麼大膽？」慈雲菴主忙向鷹爪王說聲：「無知的兵卒，管他作甚？師兄隨我來。」立刻騰身躍起，撲向左翼帳篷一帶，鷹爪王一縱身，先把落地的兩件暗器撿起，才隨着菴主後從黑地裏趕奔前鋒營，又轉過兩排營帳，前面燈籠火把照耀着，慈雲菴主把鷹爪王引到貼近空地一座邊帳旁，身形隱住，向前暗窺。只見正是鐵副將督率自帶來的兵弁，指揮着捉解的犯人上車，四周圍護着一隊騎兵，一共四輛轎車，兩輛敞篷車駕車的全是雙套健驢，遠遠見那楊文煥上了第三輛轎車，這時所有車輛全是向營門

那邊頓着。鷹爪王跟慈雲菴主潛身的地方，只能看見車尾，就在楊文煥剛被吳提督部下兵弁架上車去，有一個兵丁，向車後藍布圍子上摸了一把，立刻很顯現的現出一塊白粉印，遠遠的看着很清癡。當場的人倒全不理會，慈雲菴主也警覺，低聲向鷹爪王道：「師兄，你看見了麼？吳提督這麼交出人犯，絕不甘心，這分明是還有陰謀詭計，不可不防。」鷹爪王點頭道：「菴主說的極是，鼠輩們定不甘心。我們等他走後，還得跟蹤他一程，免得途中再生意外。」雙俠計議停當，看着那犯人全上了車，鐵副將指揮自己帶來的人馬，把這六輛車起來，雙龍出水式，鐵副將督着後隊，二十多枝火把，照耀着，那舉發告祕的阮松，却被監視着，也騎一匹馬隨在車後。那知道小子沒騎過牲口，隨着車輛才走得幾步，竟摔下馬來，押解的官兵，只得把他架到末後的一輛敞車上，跟犯人做了一路，這一班人馬在火把閃爍中直奔營門而去。

慈雲菴主跟鷹爪王容這位鐵副將把楊文煥全家救出虎口，彼此一打招呼，立刻撤身形順着隱僻的所在，越出大營，此時也不過四更左右，鷹爪王見前面是灑關廳的轄境，既有地方上防守吏卒，更有駐防的隊伍。這一帶絕不會發生變故，遂立刻繞着灑關廳西北，到了新河驛的一片叢林中，鷹爪王向慈雲菴主道：「我們在此正可稍事歇息。我想這班賊子們縱有逆謀，想在中途搶劫，也定要過了華陰縣城，渭河以南。蕭家台以北。地名落魂堤，那是往長安的咽喉要路，只要往北，越不過去蕭家台落

魂堤。我們預計鐵副將已知吳剝皮終要反復。既然連天明全不等待，定要緊趕一程。想那鐵副將糧明幹練，必知道吳剝皮縱然蓄意想把楊文煥殺害滅口，也得暗中下手，不敢公然做這種顯露反迹，予多隆阿將軍以口實之舉動，只要能够趕到臨瀝，就不妨事了。」慈雲菴主也道：「我也想着是他屯兵的所在，他越不敢下手，這種悖逆的事，他絕不肯教他部下的將官知道，動手的也定是他的死士。可是師兄也不要過於大意了，他在鐵副將提解犯人時，曾暗遣爪牙，在楊施主的車輛上做了暗記，別的車輛並沒有留甚麼標記，其意不在他人只想在楊文煥施主身上下手，這一來更形危險了。我們還是別過於耽隔，趕緊的趕到那蕭家台落魂堤，倒看賊子們怎樣下手？」鷹爪王道：「菴主不用忙，此處距離蕭家台尙有三四十里，鐵副將走的是官道大路，奔那有駐防的官兵地方走，我們走的新河驛這趨捷徑，雖然荒僻，可近着十幾里，我料定吳剝皮的死黨來時，定也抄這捷徑，決教他逃不出我們掌握。我有一事懷疑着，方才在大營，黑地裏所遇敵人，掌中的日月輪頗見功夫，及至他用暗器打來，多謝菴主的沙門七寶珠，破了他一箭，我已將落地的兩件暗器拾來，那賊子臨行說甚麼？兩枚袖箭權代請帖，他在甚麼石家塢候教，這石家塢又是甚麼所在？我倒想起那裏有這麼個塚子窰，菴主可知道？」

慈雲菴主道：「師兄別是聽錯了吧，我聽他說是十二連環塢，師兄想想，江南道上可有這麼個名

字，我準知道陝西境內沒有這麼個所在，就是北五省也沒聽有這麼個地名，有綠林人盤據着。」鷹爪王鑿然道：「唔，十二連環塢！哦，敢莫是這幫匪棍與我尋仇？這倒很像，卷主，這十二連環塢許是在江南，自從我跟鳳尾幫結下樑子之後，我隱跡淮上，忍辱潛修，期報當年一棧之仇，不料鳳尾幫的總舵，竟由江蘇鷹遊山移走，洞覓無蹤，後來聽江湖上傳聞，由他們本幫第四代的龍頭舵主，內三堂的老頭子，在十二連環塢重建總舵，大開山門，把長江上游的水澳幫也合併了，把本幫的弟兄，全集合在總舵，比武較藝，重舉出三位武功造詣超羣的分掌內三堂的天鳳堂，青鸞堂，金雕堂。所有老一輩的，不掌職司的，全請進福壽堂，受本幫的奉養。鳳尾幫聲勢大振，連我那對頭人聽說也入了福壽堂退隱。」說着雙俠齊奔蕭家台，這一來，有分教，雙俠試身手，血濺落魂提。

## 第十一章 落魂提雙俠懲五寇

淮上大俠鷹爪王，與西嶽碧竹庵俠尼暗護鐵副將提解楊文煥全案，雙俠取道新河驛捷徑，在林中略息等候官兵。鷹爪王以大營所遇勁敵，始知敵人盡為鳳尾幫匪黨；唯鳳尾幫曾經官軍痛勦，鷹遊山總舵瓦解，天南逸叟武維揚重建鳳尾幫，再立內三堂，可是這總舵很少人知道在那裏？鷹爪王向俠尼說道：「這十二連環塢非常隱秘，大約在浙南雁蕩山一帶，我因為舉辦淮上團練，未能抽暇一訪他們



的老巢，這麼看起來，連菴主所遇的那人也定是鳳尾雷的能手了。」說到這，從懷中把方才拾得的暗器拿出來，把沙門七寶珠先遞與了慈雲菴主收起，細看這枝箭說道：「菴主看這枝奇形箭，定是菴主說的雪山二醜一派的蛇頭白羽箭了。」慈雲菴主也從囊中取出一枝袖箭來，借着星月之光，一比較，形式雖全是四寸長，不過跟平常的袖箭差着的是，箭鏃較寬，箭尾多着二寸的白色羽毛，只是鷹爪王新得的這枝箭，箭頭竟成了叉形，箭鏃兩旁，各支出三分長鋒利的針來。鷹爪王不禁怒形於色道：「菴主，不論使箭的人對我們是懷着甚麼惡意，只就他使用這種陰毒的暗器，我王道隆誓爲江湖除此惡獠，我不誅此賊絕不罷手。」

原來這種暗器十分陰毒，是雪山二醜的獨門暗器，箭鏃比平常的袖箭稍巨，箭筒內的下簧力也大，箭鏃裏是空的，箭尖下裏邊橫嵌着兩只鋼針，全裝有纖巧的卡簧，箭尖不撞動，這兩個刺針總是潛藏在箭鏃裏，只要箭一射中了，箭鏃射中人的身體，兩枝鋼針崩出來，左右向肉裏橫穿過去，再想起下這枝箭，除非是把箭傷的創口割下一塊肉來，這樣厲害，所以中了這種蛇頭白羽箭，不死也得落殘疾。雖則不是毒藥暗器，可比毒藥暗器還陰毒，雪山二醜創出這種暗器，很摺得一班江湖道的嫉視。不過他弟兄只在川邊一帶行道，不到內地來，並且不到危急，不遇上勢難兩立的仇人，決不輕用。後來據說連他本派也不輕傳，不想這時忽在瀘關這裏發現了使用這種暗器的人，教鷹爪王怎得不怒？當

時慈雲菴主含笑說道：「師兄不要這麼動怒，你看到蛇頭白羽箭就這麼捺不住火性，我們雖不算孤陋寡聞，可是四海之大，江湖道上比這種陰毒險狠的惡人尙大有更惡的，我們那裏管得來呢？但是爲江湖道除惡，很該辦的，我們也要加一番慎重，此人或者就許是那斷眉石老么所說那天罡手閔智，此賊倒是個勁敵，本領遠在石老么所約一班黨羽之上，我們再遇上時，倒不要輕輕再放過去。請把這枝箭收起，這還算一份請帖呢。」鷹爪王遂把這枝箭仍然收起，向慈雲菴主道：「我們就擱這一會的時候了，快趕奔落魂堤，不要再教賊子們走了前步。」

慈雲菴主點頭道：「師兄說得極是。」雙俠立刻起身，各自施展開夜行術的功夫，奔蕭家台而來，慈雲菴主較比鷹爪王路徑熟，這一帶全到過，沿着荒郊小道，一路奔馳，走出七八里路，隱隱聽得西南一帶梆鑼犬吠之聲，慈雲菴主道：「王師兄，你聽西南上這片野犬吠聲的地方，就是蕭家台了，這麼夜靜更深，除了村莊上巡更的，絕不會再有行人。羣犬狂吠，定是鐵副將的人馬已進了蕭家台的鎮甸。我們來的還算恰好，一出蕭家台，就要步步走入險地了，附近二三里內，散散落落尙有農民集居的小村落，我們緊趕一程，越到他們頭裏去。」

鷹爪王答應着，往前又走了里許，遠遠的看見前面半里地外一座大鎮甸前，三三兩兩的火光閃入街內，漸漸的聽出鐵蹄蹴踏的聲音，跟着又有嶙嶙的車聲入耳，知道是鐵副將已到蕭家台，雙俠深服

這位鐵副將果然果敢有爲，雖走的是官堂大路，居然這麼快，竟跟自己不差前後，雙俠全是身形如箭，慈雲菴主在頭裏，到了蕭家台鎮前，不進鎮甸口，順着蕭家台西邊的野地撲奔鎮甸南繞了過來。鷹爪王見這蕭家台是很大的鎮甸，繞着鎮甸走了有一里多地，才到了蕭家台的鎮甸南口，在沒繞到鎮甸南，便聽得鐵蹄奔騰，跟野犬狂吠，沖破了沉沉的夜色，燈籠火把，如一條火蛇似的，向鎮外曠野馳去。在這隊官兵過去之後，蕭家台內，竟隨着出來十幾名壯丁，捧着兩只方燈，到鎮甸口站住，把燈戳在鎮口，雙俠看出這蕭家台有守衛的鄉勇，賊黨們縱然真有舉動，也得離開這裏。

雙俠緊蹣着官兵的後蹤，藉着一片片的青裸子叢林隱身，縱躍飛行，越往前走越荒涼，地上漸漸盡是浮塵沙礫，連粗糧全不能種了。只是一片片的城地，只生着野草荊棘，離開蕭家台以北，約有三里之遙，見前面的人馬越走越慢，從暗地裏仔細一察看，只見一片黑壓壓的葦地，當中一條土道，更是坎坷不平，浮沙沒踝，這條土道是越走越窄。鐵副將督率這隊人馬，原是六輛車在中間走，馬隊分兩行，雙龍出水式，在兩旁鑲着這六輛車。只是一入葦地，道路漸窄，只得把人馬分作兩隊，一隊在車頭裏開道，一隊在車後保護着，亂蹄踐踏，被這火把光焰映照，湧起一片紅霧，雙俠施展開輕功捷蹤術，穿着葦地往前淌，鷹爪王悄悄向慈雲菴主問道：「現在鐵副將所走的可就是落魂堤麼？」慈雲菴主道：「這還不是，還有一箭多地吧，這裏因爲百年前是渭水支流的河身，經過一次大旱，沙

聚水澗，正是滄海桑田，把一片寬大的河道南遷，這一帶稱得起地瘠民貧，只有滋生葦草，別的種了全不能收成。地利一變，倒把這一帶成了綠林出沒的所在。師兄，咱們緊走一程，越判官兵頭裏，好察看看形勢。」說着脚下着力，颯颯的似脫弦之箭，展眼間越到官兵頭裏，慈雲菴主忽的往斜刺裏一穿，已到了葦地邊上，身形一停，用手一指道：「師兄看，這就是落魂堤了。」鷹爪王向葦地外一看，好個險惡的所在！

原來這葦地外，是一道土堤，比葦地裏高起四五尺，堤兩邊全是一樣。這還是沒有積潦的時候，要趕上雨季，一有積水，真是步步危險，那車馬在這道土堤上走時，一個失神，就容易墜落下去，當時鷹爪王悄悄跟蹤趕到的慈雲菴主說道：「這里果然名符其實，荒涼險惡，天然的盜賊淵藪，但不知再往前去有多遠才是大道，有沒有泥塘隱在葦地裏？」慈雲菴主道：「師兄不問，我也正要奉告，這一段落魂堤長有一里多地，直到渭河的新岸，到了快到盡頭一箭地內，就不能着腳了，全是從河流滲過來的水，聚住了，只要失足掉在裏頭，爛泥陷住了，再想脫身，除非有救援，才能逃得活命。師兄千萬小心，這種天然的陷阱，總有武功護身，也教你英雄無用武之地。」

鷹爪王道：「多謝菴主的指教，我們還是趕奔前面等待鐵副將，……」這句話沒落聲，慈雲菴主說了聲：「噤聲。」立刻聽得尋丈外葦草唼唼的連響處，瞥見兩三條黑影往西北下去，慈雲菴主低

聲道：「王師兄，我們不虛此行，匪黨真個緩了下來，我們倒不要忙了，緊護車輛要緊。」鷹爪王跟慈雲菴主縱上堤頭，攏目光向身後察看，只見鐵副將那隊人馬，緩緩行來，因為經過這種險要的道路，又在深夜之間，雖有火把照着，仍然不敢放轉疾行。鷹爪王見匪蹤已現，是在前路邀劫，遂向慈雲菴主打了招呼，自己往東堤的葦地裏淌進來，查看堤下面的形勢。見堤東也是比堤岸矮着一人深，比堤西邊更是難走，葦地裏夾生長些蔓草荊條，牽衣絆足，往前懸了半箭地，並沒有匪黨的蹤跡，因為等待後面的車輛入馬，慢慢的從葦地裏往前走，忽然頭頂上鐙的微響，刷的兩枝青銅錢落下來。鷹爪王知道這是西嶽派「青蚨傳信」的一種小巧絕技，不論在甚麼樣昏黑的地方，示意先到的人，教他知道來者是誰，就用這種鴛鴦鏢的手法，把兩枚青錢打出來，教兩枚青錢脫手後在空中互撞，作聲報信。此時只一堤之隔，菴主不敢發聲，却用「青蚨傳信」關照自己，定是又見了敵蹤。鷹爪王未等青錢下落，趕緊一伏身，就在剎那間，身後兩三丈外，蘆葦的梢子，唰唰的一響，又是兩條黑影，身形起處，一前一後，全拔起有兩丈五六，疾如飛鳥，縱出總有兩三丈，往下一落，蘆葦跟着往左右波分着作微響，身輕異常，頗具好身手。兩條黑影，倏起倏落，展眼間已出去十幾丈。鷹爪王竟用「一鶴冲天」的輕功操縱術，從蘆葦中拔起，往土堤上一落，慈雲菴主也正在西面堤坡下招手。雙俠聚到一起，慈雲菴主道：「又有兩個匪黨是從葦地裏追下來，忽的越過土堤，我怕彼此無心撞在一處，所以

用「青蚨傳信法」，示意師兄，躲避那匪黨，免得早早把他們驚走了，這麼看來，匪黨來的總在五六人以上，我們不要太放鬆了，免得教這羣孽障們傷了鐵副將的部下。師兄，你看鐵副將押解的犯人快到了，我們退向葦地裏潛身隱蔽，看着賊子們如何下手？」

雙俠遂藉着蘆葦隱跡潛蹤，聽得後面一片馬踏浮沙輪聲囂囂，一條火龍似的沿着這道落魂堤，漸漸追近，那堤上的塵沙滾滾，看不清人馬的形態，不一時人馬的前鋒已到近前，相離切近，從暗處往明處看，見馬隊全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前後分成兩隊，當中護着這六輛車子，鐵副將翎頂輝皇的騎在一匹駿馬上，在後督着隊，雙俠在蘆葦中隨着往前走，這可不敢過於貼近了土堤，恐防被官兵悞認作匪人，亂放起箭來，反倒悞事。眼看着這道落魂堤已走過一多半，突然前面吱的一聲胡哨，蘆葦地裏唰唰的連聲響處，從裏面飛縱起兩條黑影，直投堤上，堤東面也是吱唰的連接了兩聲胡哨，同時也飛起兩條黑影，撲上堤來。鷹爪王招呼了聲：「菴主，我們保護車輛要緊！」鷹爪王因為距離堤上稍遠，聲喊中已目運用輕功絕技「挈雲趕月雲裏翻身術」提丹田之氣，聳身往上斜竄，拔到三丈多高，猛然前身往下一沉，唰的斜着如同飢鷹捕兔，疾如飛箭，往下投去，離着堤上只有丈餘高，一個雲裏翻身，正落在第一輛轎車上。慈雲菴主，也自施展「蛇行草上飛」的絕技，真有馭風姿空之勢，急如飛鳥，已跟鷹爪王不先不後，同時趕到，却落在第四輛車上。兩旁的賊人將將迫到車旁。

東面上來的兩名賊黨，落身堤上却發聲喊道：「鷹爪孫們，識相的趁早溜邊囉，我們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專找楊家父子算賬。要命的趁早閃開！」馬上兵丁一亂，這時竟有兩個匪徒，一個仗厚背鬼頭刀，一個掄十三節練子鎗，一左一右，撲到第四輛車前，每輛車上全有兩名兵丁護車，全是亮着腰刀，左邊這名兵丁見一個掄練子鎗的撲到，嘩楞的練子鎗向自己砸來，兵丁拚着命往車旁一閃，趁勢連人帶刀往賊人身上撞去，賊人一練子鎗碰空，忙往右一斜身，左手撲的把兵丁持刀的腕子刁住，往外一帶，喝聲：「滾開吧。」砰的把那兵丁摔到蘆葦裏，就在這一遞手之間，突聽得車右首噲的火星一崩，猛的冷森森一柄利劍向頸項上斬來。忙往下一縮頂藏頭，閃過劍鋒這才看清，車頂上正是西嶽俠尼慈雲菴主，險些傷了自己，這一怔神閃避劍鋒，犯人的車子已錯過數步，匪徒也非弱者，往起一長身，抖練子鎗「烏龍穿塔」，練子鎗抖得筆直，向慈雲菴主小腹點去，慈雲菴主冷笑一聲，鎮海伏波劍往下一翻，「撥草尋蛇」，往練子鎗上便削，匪徒見菴主這柄劍青光閃爍，不敢往劍上纏，坐腕子，往回一抽鎗，要用「翻身盤打」，突然聽車頂上的老尼叱聲：「好孽障。」同時一聲馬嘶，車子亢當一幌，前面車身往下一低，車已停在那，車頂上的老尼倏的竄向車前，趕情正是賊人的同黨，使鬼頭刀的，方才剛一上來，被慈雲菴主把鬼頭刀削去了刀尖，被迫得摔下堤去。二次翻上來，一刀先把駕轆的牲口剝了，車一停，遞刀往車裏就扎，慈雲菴主見這個匪徒竟下毒手，一擰身，在叱罵聲中

，伏波劍，身隨劍走，「龍門三擊浪」，身劍俱到，慈雲菴主這一聲喝叱，匪人瞥見老尼劍如駭雷雷的向左肋刺到。逃命要緊，用力往右一掄右臂，借往外甩刀之勢，身形隨着往外一竄，慈雲菴主劍尖斷空，左脚尖已點地，右足往前一提一蹿，左手劍訣往上一揚，右臂一分，伏波劍一展，「白鶴亮翅」口中却同時喝聲：「那裏走！」聽的劍鋒掠着那匪徒的後腦頂一過，連包頭，帶髮辮，擦着頭皮帶血給削下一片來，匪徒吮的一聲，跌入葦地裏，慈雲菴主劍底留情，算是饒了他一條命。同時背後那個使練子槍的，縱身襲到，嘩楞的掄鎗便打，慈雲菴主却已飄身往車下一縱，練子槍砸到，已走了空招，慈雲菴主却趁此往境中一落之勢，身形往下一矮，一翻腕子「撥門見日」伏波劍照着賊人的右脈門便削，賊人忙往回一撤招，左手的練子槍稍撐住，右腳往外一滑，斜往外一崩，慈雲菴主連動都沒動，劍鋒倏變爲「玉女投梭」身形往前一探，青光閃爍的伏波劍，直取賊人的中盤腰脅，賊人練子槍往外封空，菴主的劍鋒疾如電光石火，再想變招招架，已自無及。忙着凹腹吸胸，拚着命往外一閃，嘩的劍光穿着賊人左肋的夜行衣扎過去。賊人往後努力一登，倒竄出去，嘩的一聲，摔到堤下葦地裏。慈雲菴主把伏波劍柄往上一提，幾點血腥順劍尖滴下去。

這時連前面的車輛也停住，官兵一陣嘩噪，那鐵副將因爲在最後督隊，這道落魂堤又響，人馬這一亂，反被自己的人馬前後隔斷，急於保護差事，大喝部下兵馬閃開，提着倭刀抖擻纒衝過來，慈雲



菴主劍傷了兩名賊人，扭身躍登車頂，查看鷹爪王護車的情形，才一抬頭，只見鷹爪王肋挾一人，撲如飛鳥般的從那前面縱躍如飛，藉着停在提上的車頂輕登巧縱，竟到了近前，慈雲菴主方要問前面賊黨可全打發完了？話未出口，突見鷹爪王面向自己身後，高聲喝道：「鐵大人，留神你背後？」鷹爪王着脚處是第三輛轎車，猛的把肋下挾的人往第四輛車前一扔說了聲：「菴主保護着車輜，我除這個匪徒」身形動處，疾如鷹隼，向車後一帶如飛竄去。慈雲菴主回身查看，原來從提旁葦地中竄起一條黑影，被鷹爪王一聲喝喊，官兵的箭手知道上來的準是賊人，嗖嗖的連發了三四枝箭，賊人閃避間，略一遲頓，鐵副將立刻也下馬避開。鷹爪王跟蹤趕到，見賊人已到了近前，火光閃爍中，見賊人是個三十多歲的壯漢，身材是細高挑兒，提起一根虬龍桿棒，一臉全是凶狠暴戾之氣，身形往下一落，抖桿棒如同筆直，喝聲：「姓鐵的，你還想走嗎？」桿棒直奔鐵副將華蓋穴點到，鷹爪王一見賊人往外一撒招，就知道此賊是綠林中高手，武功受過真傳。這就是「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沒有，」恐怕鐵副將爲賊所傷。左掌往外一穿，肩頭微動，「龍行一式」身隨掌進，颯的縱到賊人身左，喝聲：「打！」左掌奔賊人的右臂便切，賊人身手也非常矯捷，左脚從左往後一滑，身形往下一沉，右腕一坐力，「烏龍捲尾」，桿棒奔鷹爪王的左肋打來，鷹爪王倏的身形往下一撲，桿棒悠的從頭上擦過，右掌往外一穿，身軀隨着往起一提，駢二指「金龍探爪」，奔賊人雙目便點，賊人一甩頭，「鶴子翻身」從

右往後一個盤旋退步，桿棒也跟着帶着風聲「秋風掃落葉」奔鷹爪王的下盤打來，鷹爪王上臂向上一抖，「一鶴冲天」，憑空拔起一丈五六，微斜着往下一落，賊人進步欺身，抖桿棒向鷹爪王的脊背敲來。鷹爪王已知賊人襲來，一邊却仍招呼：「鐵大人，有西嶽慈雲菴主，助你護差事趕路，這里休要你管。」口中說着，一面已用「飛鳥旋翼」，推掌翻身，貼着賊人的桿棒進身遞掌，「金豹露爪」劈胸就是一掌，賊人往右一斜身，雖沒被掌法擊中，但是鷹爪王的內力充足，內家的掌法已到爐火純青，距掌五寸，已見掌力，賊人被這種掌力的餘鋒一震，已覺得心頭盪動，疾用左手一抬桿棒，右手往上一提，斜着往鷹爪王的右臂一封，鷹爪王右掌往回一撤招，右肩斜着往下一沉，左掌往後一分，駢食中二指，照賊人臍下「關元穴」便點，這一招在少林派是叫「摔碑手」的重手法，鷹爪王的淮陽派這手名叫「毒蛇尋穴手」掌風迅疾，賊人那敢還招，斜着往旁一縱，算是避開，兩下裏各自展開身手戰在一處。

鐵副將已經趕到慈雲菴主面前，問知是當時名震江南的淮上大俠鷹爪王，暨西嶽華山碧竹菴的俠尼慈雲菴主拔刀相助，自己得脫這場劫難，真是托天之福，趕緊的請示菴主，立刻把傷了的駕車驢子卸去，換上牲口，那名被擒的匪黨已被鷹爪王點了軟麻穴，不怕他逃走了，放在民車上，由慈雲菴主保護着，趕奔渭河口。這裏鷹爪王見官兵已然押着犯人趕奔前途，賊人更因同黨被擒，未能劫救下來，被鷹爪王一雙肉掌絆住，不能脫身，有何面目回去見香主，遂把這桿虬龍桿棒的招術施展開來，崩

，砸，纏，打，封，閉，耘，拿，內夾三十六路白猿槍的招數，施展開真是虛實莫測，變化靈活，舞得悠悠風嚮，天矯若游龍，鷹爪王更因為鐵副將已走開，沒有牽累，一雙鐵掌，施展開淮陽派的七十二手「錯骨分筋手」，暗點三十六處大穴，這種空手進招，真稱得起武林中絕技，擒，拿，封，閉，抽，沈，吞，吐，聲東擊西，欲虛反實，手，眼，身，法，步，腕，肘，膝，肩，處處是功夫，處處見火候，倏前倏後，忽進忽退，身形施展開，竟在虬龍桿棒中穿行如飛，只見一條灰影，真是動若江河，靜如山嶽，險巧處竟是一羽不能加，蟲蠅不能落，起如鷹隼凌霄，落如沈雷擊地，這才是；「輕舒鐵臂似雷霆，伏如處女臂如鴻，鐵鞋踏破江湖上，還讓淮陽妙術工。」

鷹爪王這一展開本門中獨得之祕，才走到二十餘招，賊人棒法竟有些封不住門戶，虬龍棒漸漸不支，身上一見汗，自知再一延長，非落在鷹爪王手內不可，遂用以進爲退的法子，把虬龍桿棒的招術一緊，見鷹爪王用了招「金蜂戲蕊」，右掌向「肩井穴」點到，斜身錯步，左手握棒身，虬龍桿棒反向鷹爪王的右太陽穴便助，鷹爪王脚下一換步，右掌撤回，左掌穿出，用「牽緣迴環手」左掌向賊人的左臂上便切，賊人却撤棒頭，甩棒尾，斜身探臂，橫鞭鷹爪王的中盤，鷹爪王騰身往起一縱，倒退出丈餘，賊人一抹頭，飄飄的縱出三四丈，順着落魂堤往南逃走，鷹爪王身形落地，叱聲：「鼠輩你想逃走麼？」脚下輕點，疾若狂鷲，追趕過來，鷹爪王起落之間，只距賊人還有丈餘遠。倏的見賊人

翻身，徒然把手一揚，一點寒星，直向面門打來，鷹爪王喝聲：「這種手法還敢施展，」微一偏頭，左臂輕舒，一隻純鋼鏢已抄到手內，就在接鏢的一刹那，賊人那里一聲冷笑，突喝聲：「你再嘗嘗這個！」跟着「嘎吧」一聲，五粒螢光，成梅花式打來，鷹爪王目光銳利，內功鍛鍊精純，一見是「梅花奪命針」，那還敢遲延，雙臂猛往後一抖，仗着氣納丹田，抱元守一，精神已達內三合的上乘，一個「烏龍倒穿塔」，聽的身軀，雙臂往後一揚一抖之力，竄出兩丈五六去，「巧燕翻雲」，倏的趁着往地上一落，一疊腰，雙足點地，仍然是面向賊人，這時那「梅花奪命針」，五枝三寸長晶亮的三稜針，全落在距鷹爪王六七尺遠的地上，鷹爪王雖是久歷江湖，見過毒惡的暗器，此時也覺得自己險遭毒手，不死者幾希，可是怒焰陡熾，更不肯輕放過這個賊子，因為這種「梅花奪命針」，更較比雪山二醜的「蛇頭白羽箭」厲害，這種暗器跟袖箭筒子一樣，不過口門是梅花形的五孔，內藏五枝三稜透骨針，打出時，是奔敵人上中下三盤，跟左右兩面，躲的了上，躲不了下，左閃右避，是正找針鋒，打鏢有「迎門三不過」，已竟算是最厲害的手法，可是用「鐵板橋」的小巧功夫，依然能避過，唯獨這種「梅花奪命針」，只要你在兩丈內，你就逃不開，錯非攬內家輕功絕技，是有十三太保橫練，還得把要害避開，可以保全的住，平常的武功，休想脫過他這一筒「梅花奪命針」，鷹爪王既欲一懲賊人洩忿，更因為稍一俄延，再容他裝上第二筒針，就近不得賊子的跟前，遂把雙臂一錯，左掌在前，

右掌在後，身軀微俯，用脚尖一點地，施展「八步趕蟾」的輕身飛蹤術，颼颼的如一縷輕烟已撲向賊人落腳處。

賊人見梅花奪命針竟自沒傷着鷹爪王，這種暗器只能臨敵一用，急忙翻身逃走，鷹爪王已如飛追到，厲聲喝叱：「玄都觀的餘孽，還敢作惡江湖，你還往那里逃？」聲喊中已然追及，脚下一着力，緊墊了一步，已到賊人背後「金龍探爪」掌擊賊人背脊，指尖已沾到賊人衣服，淮陽派的打法是「不沾不吐，一沾即吐。」也跟少林的掌力一樣，用「小天星」掌心之力，跟少林不同的是憑內心之力，氣達四稍，發掌無聲，不像少林派的掌力，吐氣發聲，鷹爪王掌到了，只差着往外一登，猛從斜刺裏一股暗器的銳疾風聲襲至，鷹爪王喝得一聲「好」，斜身撤右掌，左掌却已趁勢一展，「平分春色」的招術，右掌駢食二指，向打來的箭甩手一敲，左掌的指鋒也掃着了賊人的脊骨下，賊人仗着往前縱身的快，沒被打實了，就這樣，還踉蹌的往左側撞出數步，跟着西面草地裏吱吱的響了兩聲胡哨，那賊人沒命的竄向西面草地裏逃去，鷹爪王見賊人仍舊脫逃了，盛怒之下，就要往草地裏追趕，忽聽草地裏賊人冷笑着道：「王道隆，今夜你先不用張狂，爺們尚有別的約會，沒工夫陪你，十二連環場那是你葬身之地，老兒，你記住了吧，死約會，不見不散，」跟着一陣簾葦唼唼的連響了幾聲，再聽不見別的聲息，鷹爪王冷笑了一聲道：「鼠輩，我鷹爪王縱橫江湖，有約必踐，我不粉碎了你們的賊

巢，狂爲淮陽派的魁首，賊子們，先教你多活幾日吧，」才一轉身，俠尼慈雲菴主如飛趕到，身形往鷹爪王面前一落，鷹爪王驚問道：「菴主怎麼樣？敢是前途又生波折了麼？」正是落魄堤上羣兇退，再緝江湖作惡人。

## 第十二章

### 大罪手寄柬摘星崖

慈雲菴主答道：「全部兵馬人犯已渡渭河，長安多隆阿將軍那里又派了兩名參將，帶二百名精銳馬隊，來接應鐵副將，保護差事，並且攜有將軍的大令，傳諭沿途的防營，派隊保護，這一來絕不至再出意外了，一渡渭河，除了新來的二百名精兵保護，並有駐防榆林驛的守備帶隊迎接鐵大人到榆林驛歇馬，鐵大人也正因爲部下的兵丁受傷的好幾個，馬匹也有傷了的，所以很願意在榆林驛打了尖歇息歇息，天亮後，從榆林驛緊往長安趕，沿途上縱有兩處荒曠的地方，現在人馬既多，又有兩位參將傳過令，有駐防各處的官軍派隊按站迎接護送，絕不至再有危險，既或一天趕不到，可是越離長安近了，就全是將軍直轄的兵馬，更可放心，我看着鐵副將跟兩位參將，及榆林驛的守備，三路合在一塊，巡投榆林驛，我恐怕師兄這里再生甚麼變故，所以緊趕來看看，師兄這里把賊人拾下來沒有？」

鷹爪王道：「有累菴主關懷，小弟無能，竟將賊黨放走，菴主，這次鳳尾幫敢敢這麼猖狂，敢情

頗有所恃，小弟數年小別江湖，竟不料重建鳳尾幫之後，頗網羅了江湖上許多有名的江湖道歸入他舵下，不只於雪山二醜的門下，連那虎牙山玄都觀的惡道，神行羽士單修的門下餘孽，也入了鳳尾幫的舵下，我們這次正不知有多少勁敵在暗中潛伺哩？」

慈雲菴主忙問道：「王師兄，那虎牙山玄都觀的神行羽士單修惡道，不是已伏誅在天南劍客的三才劍下，他的門下也全星散，玄都觀一派，已在江湖上顯不起，怎麼師兄又會着他的門下麼？」鷹爪王道：「我與這班妖孽並無一面之識，不過有他這派造孽之物爲證，菴主，你隨我來，你看看這種暗器，就可以斷定是不是了？」一邊說着，往北又緊行了數伍，到了方才動手的所在，鷹爪王俯身從地上拾起了一枝梅花奪命針來，遞向慈雲菴主道：「請看這種暗器，大江南北可有兩派使用麼？」慈雲菴主接了過來，借星月微光一看道：「師兄果然見多識廣，這的確是虎牙山玄都觀一派，師兄不過還忘了那橫行北方的下五門魁首，夜鷹子杜明，也使用過這種暗器，曾被我們西嶽派的師伯，多指大師擒到座下，使他現出梅花針，在神前設誓，永不再用這種萬惡的暗器，才饒了他，放他逃去。夜鷹子杜明，自此在江湖無面目立足，憤走遼東，已竟十餘年沒回關裏了。在先我頗疑心是這個賊子搥土重來，及至一辨別這枝梅花針，才知不是他，他們這兩家梅花針不同處，玄都觀用的是三稜透骨針，夜鷹子用的是針廷上全有血槽，製造的更形纖巧。這樣看起來，玄都觀的餘孽既然重入江湖，保不定那

夜鷹子也重來作惡了。」

鷹爪王一聽這位西嶽俠尼慈雲菴主，對於武林中的派別淵源，縷述得如數家珍，博聞廣見，自己不由折服，忙說道：「菴主果然是見多識廣，小弟我自愧弗如，我這種孤陋寡聞，在菴主面前已算輸眼了。」慈雲菴主一笑道：「王師兄，你怎麼這麼小器起來，我這幾年對江湖道上更不關心，新出的能人，更不知有多少，我何常知道，至於這「梅花奪命針」的派別，是趕上與我們西嶽派有那層淵源，所以我能說的上來，想不到竟把赫赫有名的淮陽派領袖蒙住了，這倒是小事，我們兩個門徒，定落在匪黨手中，生死不明，吉凶莫卜，幸仗他兩個根基深厚，福澤攸長，不是天壽之相，還不致遭了大凶大險！可不是我有偏心，雲峯總是男兒，多經些磨折，沒有甚麼？我那鳳梅徒兒，是官門閨秀，倘有差遲，教我有何面目見我那楊家施主，我想得趕緊入手營救，王師兄你有甚麼高見，請示一二？」

鷹爪王道：「我對這事，已竟籌思，此次絕不是一兩人的私仇，這是我淮陽派與鳳尾幫分強存弱死的時候，匪黨邀劫，正想是借着我們兩家的門徒，誘我到十二連環場，所以我斷定雲峯鳳梅兩人，已被匪黨劫赴江南，我們把這里事稍事料理，我要趕緊奔浙南走走，菴主，我們就先奔榆林驛看看，別容鐵大人起身，我們先從擒的那匪黨身上追問追問他兩人的下落，諒鐵大人念我們落魄堪拔刀相助之情，定能教我們便宜從事。」慈雲菴主想了想，只好先從這里入手，遂與鷹爪王起身趕奔榆林驛，



渡過渭河，方下了木橋，慈雲菴主忽的低聲道：「師兄，你聽，這麼深夜還行船？」鷹爪王停步側耳一聽，果然在木橋西數丈外，嘩啦嘩啦，一陣陣木槳撥水之聲，循聲查看，恍惚見兩隻輕舟，正轉一道河灣子，在船頭往北一掉頭的當兒，隱隱見船頭上似有數點火星子，鷹爪王不禁「噢」了一聲。慈雲菴主道：「王師兄，這準是吃飄子錢的老合了？」鷹爪王忙道：「不僅是道上的，這兩條船正是我們對頭的黨羽，如果我的老眼不花，定是鳳尾幫的船隻，船頭上的「香陣」，沒看清說不定是那一艘的部下，菴主，我們緩他一程。」說到這，就要奪身追趕賊船，慈雲菴主道：「師兄，你先別忙，你看那榆林驛一帶怎麼有一股子濃烟湧起，還似有些喧聲。」

鷹爪王仔細往北看了看，似有一股子濃烟冲上半空。遂向慈雲菴主道：「烟倒是有的，若是走火，這裏得見着火光，怎麼只見一股子熱氣蒸騰？」慈雲菴主道：「我看榆林驛定有意外事發生。這鳳尾幫的船隻，遍地皆有，我們何必空費無謂的工夫，還是到榆林驛辦咱們的正事吧。」

鷹爪王點頭道好。立刻各展開夜行的身法，撲奔榆林驛，將及鎮口，從黑影中闖出一隊官兵，喝問：「甚麼人少往前闖。」鷹爪王跟慈雲菴主立刻站住，向前答話。原來把守鎮口的是一位哨官，却是鎮副將的都下，看明來的正是適才落魄堤拔刀相助一僧一俗，遂向前說道：「原來是二位大俠，我們大人還念叨，若有二位在這，絕不致令匪徒得手。二位隨我進鎮吧。」慈雲菴主忙道：「這一說，

這裏難道又有匪徒滋擾了麼？」那名哨官答道：「方才落魂堤所獲的匪黨，竟被他們同黨竅到這裏救走，匪徒用聲東擊西的法子，先把這裏驛館的後院放火點着，守衛的兵弁將勇忙着救火，竟被賊黨傷了兩名看守的弁勇，把那匪黨救走，鉄大人十分震怒，連將軍那里新派來的將弁，以及這裏榆林驛的驛丞，全担着處分。」鷹爪王不禁怒上心頭，這一來計劃成空，想從匪徒口中追問兩個徒兒的下落，又成畫餅，向慈雲菴主道：「我們不料又被匪黨走了先着，看起來匪徒們處處跟我針鋒相對，我們稍一放縱，他們就乘機下手，菴主，勁敵當前，不能顧慮其他，我們索性直奔十二連環塢，找他們龍頭幫主要人嗎。」慈雲菴主忙道：「師兄，何必忙在一時，聽這位老爺的意思，鉄大人很願意見我們，我們何防到驛裏查看一番。」當時鷹爪王也不願過却菴主之意，遂隨着這位哨官走進榆林驛。只見這榆林驛是個很大的鎮甸，街上的商家住戶，全在睡鄉。只有這位鐵副將所部人馬在街上梭巡，那驛館門前燈籠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晝，出入的人不斷，雙俠隨這位哨官來到門首，請哨官進去通報。不一時那哨官匆匆走出來向雙俠道：「副將大人恭請二位大俠到裏面一談。」立刻引領着雙俠够奔館內客座。驛丞不過是地方上極小的吏員，此時伺候維謹，指揮着們役供應一切。雙俠到客座裏參見了鉄大人，鉄大人靦然賜坐，向雙俠致謝落魂堤拔刀相助之誼，並請示雙俠的住所，說是回到長安，稟明多隆那將軍，定要請將軍褒獎。鷹爪王致謝道：「這一層謝謝副將大人吧，民子們寄身草野，慈雲菴主更

是皈依佛門，全是萍蹤浪跡，四海爲家慣了的，自知無福消受朝廷的爵祿封賞，還請大人替民子們拜謝將軍，只望將軍能澈查楊文煥的覆盆之冤，還他清白，民子就感同身受了。」

鐵副將又問起這班賊黨，倒是那路賊人，楊文煥居官清正，何致跟賊黨結這樣深仇，二位大俠，定知原委，可否見示，鷹爪王道：「據民子所知，楊文煥跟這班賊黨們本無仇隙，禍起於宵小之手，請將軍從告祕人身上追究，真象自明，不過只爲一點星星之火，引起一原，現在已掀起江湖上的一種尋仇報復的惡果，這種事，大人不必細問，民子跟慈雲菴主的兩個愛徒，已落在匪黨手內，民子們已跟匪黨立於不兩立的地步上，此後正不知鹿死誰手，民子們趕到這裏，本想從所獲匪徒身上追問小徒的下落，不想又被匪黨走了先着，民子請示副將大人，此去長安，如有需用民子之處，願效微勞。」

鐵副將道：「令徒既落匪手，身命危險，大俠自以先把令徒救出匪手爲是，這里總是我防範未周，致令己擒匪黨逃脫，我深爲愧怍，此去長安，已有這些兵馬保護，並且越近長安，全是大將軍統轄的兵馬，吳剝皮總有不軌之心，他也奈何不得我們，我看倒不防事了。」

鷹爪王遂站起來向鐵副將告辭，慈雲菴主遂向鐵副將請求，一看楊家的眷屬，鐵副將自然慨然允諾，遂親自陪着雙俠到了廂房裏，見楊文煥全家的人頗蒙鐵副將的恩待，飲食照拂得十分周至，鷹爪王遂向楊文煥安慰了一番，並囑楊文煥到長安，沈寃昭雪之後，不要再回華陰縣，請將軍恩准在長安

寓幾日，我回到淮上立即派我門下趕到長安，來接恩兄全家到淮上避禍。楊文煥自是感謝不遑，慈雲菴主自覺愧對楊夫人，婉言撫慰，誓盡全力搭救鳳梅。當時不便多談，雙俠向楊文煥楊夫人作別，又懇託鐵副將格外關照。鐵副將慨然允諾，雙俠出了驛館，天光已竟快亮，急急出了榆林驛，渡過溜河，慈雲菴主道：「王師兄你此後打算怎樣着手？」

鷹爪王道：「我想莫再耽延，我到摘星崖上，取了我的衣物，趕奔河南閩鄉，跟函谷關，找我淮陽派的門下，一個師弟。一個門徒，教他們分途傳諭淮陽派的門下，到淮上清風堡綠竹塘，集合候命。我要大會同門，齊到十二連環塢跟鳳尾幫一決雌雄，菴主，咱們兩個徒弟就是沒遭毒手，可是若有一點閃錯，我王道隆決不肯善罷甘休，菴主可能跟我一道走麼？」

慈雲菴主忙答道：「這件事，已到這種地步，莫說還有我西嶽派的女弟子被擄待救。就讓只是王師兄個人的事，我既知道了，也應稍效棉薄，我還想盡我之力，容他們把兩個徒兒未擄進匪巢就奪回才好。不論如何，蛇頭箭之約，不能不踐。只是我須先回碧竹菴，略事摒擋，師兄，你說的你那位令師弟，可是函谷關乾山下歸雲堡的，續命神醫萬柳堂麼？」鷹爪王道：「正是他，菴主也跟他認識麼？」慈雲菴主道：「豈止認識，我們論起來還是親家呢。我的六弟子還是萬柳堂的義女，此中頗有一段因果，等閑暇時我再說與你，或者你見了令師弟，他也許告訴你。王師兄，你既是奔他那裏，那麼

你到闖鄉還有就攔，我回菴料理完了，立刻趕奔函谷關，咱們在那會吧。倘若我到遲了，師兄儘管先走，我必緊趕到清風堡，決不悞事。」鷹爪王道：「菴主既然肯幫忙，我已承情不盡，一切事，敢不如命；小弟深盼菴主不要就隔，料理後，即日首途才好。」慈雲菴主道：「師兄不用囑咐，我決不能誤事。」

雙俠計議好了，這時已交過五更，荒曠的野地裏，各自施展輕身飛縱的功夫，疾走如飛，東方發曉，已到了華山脚下。鷹爪王道：「菴主，澈夜辛勞，何不到摘星崖上，小坐片刻？」慈雲菴主道：「我倒不累，不過此時忽覺得身神不甯帖，恐怕菴中有甚麼事故，我從摘星崖翻鐵筆峯過去。倒近着許多道路，我好早早歸去。」鷹爪王道：「菴主連日爲這事奔走，沒有調息的工夫，自然覺着有些不似往日氣靜神甯，菴主不要多疑，碧竹菴豈是他人敢妄加窺伺之地，絕不會有甚麼事的。」慈雲菴主道：「那也說不定，往往事出非常，出人意料呢。」雙俠一邊說着，一邊走着，在曉色朦朧中，抄着捷徑上了華山，宿露未消，曉風撲面，萬松坪一帶，更是景物清幽。雙俠渡過鷹愁嶺，昇到摘星崖上，一進石屋，鷹爪王勃然變色道：「菴主，你看這里也被匪徒光顧了。」

原來鷹爪王一進這座石屋，就覺到屋中有有異樣的地方，這種覺察，是行俠江湖，以及綠林道有的一種感覺，不是屋中原有的器物挪了位置，才能看出來，講究不怕是一芥之微，全覺察的出，鷹爪

王先起了疑心，已知定有人潛入摘星崖。及至一抬頭，見迎面那架石案上多了一紙紅帖，鷹爪王不用細看，已知準是那鳳尾幫的羽黨暗入摘星崖了，趕着連慈雲菴主過來一查看，果然是黨匪所留，只見這紅紙帖寫着：「字論淮上老兒，西嶽尼，速行踐約赴會，宿債清償，毋待老夫速駕。」下角印着一個硃石鈐記，却沒有字跡，只有一隻雕鳥的圓形。鷹爪王看了看向慈雲菴主道：「匪徒竟敢這麼步步逼緊，藐視我等太甚，十二連環塢，就讓他擺上刀山樹劍，我也要跟他一較高低，菴主請你趕緊回菴料理，我要先行一步了。」慈雲菴主也惦着菴中，恐怕出了甚麼緣故，自己門下的弟子還能謹遵訓悔，唯有那四師弟凌風俠女陸幻真，雖是已有二十年的修爲，依然嫉惡如仇，無明火熾。碧竹菴是清淨禪林，不要再惹些冤業。自己歸心似箭，遂向鷹爪王告別，鷹爪王送慈雲菴主從摘星崖絕壁下去，直上了鐵筆峯，方才作別；這位俠尼趕回碧竹菴不題。

鷹爪王隨即回到摘星崖上，收拾了隨身包裹，趕奔河南閩鄉，原來在東關外落鄉，地名鐵牛莊，雖是鄉莊，可是全莊兩千餘戶，全是以紡織爲業。鐵牛莊沒有一家沒有織布機紡線車子的，全莊生產力極大，有常用的客人坐莊收買織出來的土布土綢。鐵牛莊只有兩姓，一家姓司徒，一家姓陶，從明代兩家從江南避亂來到這裏落了戶，子孫繁衍，勤於耕織，開闢了五百多頃荒田，遍植桑麻，鐵牛莊除了司徒跟陶姓，雖也有些外姓，也全是兩家的戚族，傳到現在，推司徒鈞爲莊主陶慕潛爲副莊主，

這兩人均年過古稀。司徒老莊主幼年遇過名師，傳受過武功，不過所學全是硬功，一個煨煉不精，容易把功夫練左了，故此不傳徒，不傳自己的子弟。司徒鈞有兩個兒子，長子司徒忞，克守家風，讀書務農，幫着兩位莊主整頓鐵牛莊的事業。老莊主卻煩至友把次子司徒謙荐到淮陽派鷹爪王的門下，練內家的功夫，這司徒謙秉賦聰明，在清風堡綠竹塘學藝十二年，頗得淮陽派本門心法，鷹爪王更是傾囊相授，在淮陽派門下更得一班同門的敬愛，出師之後，每年必要到淮上看望幾次師傅，老莊主司徒鈞，自己更是武林中名手，知道鷹爪王對自己兒子青眼相看，更知道淮陽派本是俠義道的天職，行道江湖，誅奸鋤惡，濟困扶危，尤所敬服。自己曾到淮上拜訪鷹爪王，當面發過心願，只要是濟人之舉，不論是用多少資財，自己願助義舉。鷹爪王因為司徒老莊主雖是歸隱林泉，尙是心存濟世，兩人更成了道義之交，自己遊蹤只要到北省來，必要紆道相訪。這次是淮陽派存亡關頭，想要教司徒謙爲本門效力，所以遙投閩鄉鐵牛莊來。

一進鐵牛莊，只聽得一片機聲軋軋，所有的莊民，全在埋頭工作，在這種兵戈攪攘的亂世，居然有這種安樂富庶之鄉，不啻世外桃園。來到莊院前，教司徒宅中的僕人進去一通報，司徒鈞老莊主趕緊迎接出來，把鷹爪王請到客廳裏，彼此落坐，家人獻茶之後，司徒鈞教家人到公所裏把少當家找來，司徒老莊主吩咐完了，才向鷹爪王道：「老師傅在淮上領袖鄉兵，保衛桑梓，造福地方，令人欽佩

，怎麼現在又有餘暇光降敝莊，敢是有甚麼事麼？」

鷹爪王道：「自從髮捻猖獗，小弟承故鄉父老推重，舉辦十一村的團練，闔里賴以稍安，可是我一身被鄉里絆住了，那還容我在江湖上浪跡。只爲近來偵知捻酋等有三路窺秦之舉；我有一恩兄楊文煥，世居潼關華陰縣，我關心恩兄，恐受兵災匪患，遣大弟子華雲峯投書接他全家到淮上避亂，不想沒罹兵災，先遭橫禍。」司徒老莊主搶問道：「可是華陰縣龍潭街，在江南作好幾任府縣的楊二老爺麼？」鷹爪王道：「華陰城內够上簪纓世族的，只他一人，老莊主也認識他麼？」司徒鈞道：「此公居官清正，歸隱後，更是樂善不倦，楊二老爺，富有家財，人家可不是宦囊積下的，凡是各處遇到水旱荒年，楊二老爺必要盡力救濟，還是不分畛域，我們這闔鄉大前年一場蝗災，裸骨不存，人家楊二老爺隔着省，慨捐巨資，活人無算。所以我們這一帶爲黎民百姓，題起華陰楊二老爺來，沒有不知道人家是善人的：這種人怎竟遭了橫禍，老師傅快說與小老兒，我聽聽有沒有法子救他。」

鷹爪王道：「老莊主不用担心，現在已脫虎口，諒不至有多大凶險了。」遂把楊文煥被誣通匪，吳剝皮淫刑逼供，鳳尾幫助紂爲虐，自己與慈雲菴主搭救的經過細說了一番。司徒鈞聽了不禁義憤填胸，恨恨說道：「吳剝皮這麼視人命如草芥，他又掌着生殺大權，他若在這一帶駐紮了，不知要多少屈死的冤魂呢！老師傅既有一身絕技，怎不除此惡人，豈不空負行俠作義之名麼？」鷹爪王雖覺着



司徒鈞老莊主的話過形放言無忌：不過深知這位老莊主生就的俠肝義胆，嫉惡如仇，自己倒毫不介意的說道：「要論吳提督這種行爲，我們就該爲黎庶除此惡僚。只是楊文煥恩兄正遭他陷害，倘在這時，我們用這種非常的手段對付了他，楊恩兄難脫重嫌，况他部下已統率數萬勁旅，正當用兵之時，倘或乘機叛變，貽患無窮：楊恩兄更是注重名節的讀書人，甯可受些苦痛，也不願作法外的行動，那一來依然救不了楊恩兄，反倒誤事。所以小弟只可多費周章，萬沒料到又生意外波折，實是小弟無能，教莊主見笑。」

司徒鈞道：「王老師所慮極是，我這種暴躁性情，今生是不易改了，聽見這種欺天蔑理的事，就不肯漠視，自己力有未逮，也盼望旁人能够助一臂之力，我只會說風涼話，教王老師見笑了。」正說着，少莊主司徒謙已被家人從鄉公所裏找來，一進門，搶行了幾步，來到鷹爪王面前道：「老師，你老來了，弟子給您行禮。」

鷹爪王見司徒謙精神奔奔，舉止安詳，功夫上足見日有進境，遂含笑答道：「不要多禮，你在鄉公所作何消遣？」司徒謙忙答道：「家父還沒告訴你老麼？」鷹爪王道：「我只願顧我的事了，那容得老莊主題別的事。」司徒謙道：「這鐵牛莊中，自從上年搶賊入寇，閭鄉首當其衝。我們這里舉辦着鄉勇團練，爲是保衛鄉里，免遭兵災匪禍。弟子蒙陶世伯的指教，教我跟陶家兩位世兄，督率着操

線，仰賴老父的督責，這鐵牛莊幸保安謐，老師此次是到北方訪友，還是另有公幹呢？」鷹爪王又把一身經過的事，約略的向司徒謙說了一番，司徒謙一聽大師兄落在匪徒手中，不禁憤然作色道：「我們淮陽派遊俠江湖，一本義俠本色，如今鳳尾幫竟敢這麼無故與我派爲仇，不跟他分個強存弱死，也教他們看得我門下無人，弟子無能，也願隨師傅一訪鳳尾幫，找尋我大師兄的下落。」

鷹爪王道：「我也是決意跟鳳尾幫一決存亡，我們兩派的新仇舊怨，已難兩立，你既有敵愾同仇之義，實獲我心，鳳尾幫在大江南北潛樹下極大的實力，江湖上許多的成名綠林盜，歸入鳳尾幫的舵下，這次十二連環場踐約，是我們淮陽派生死關頭，凡是淮陽派的門下，全要齊赴清風堡綠竹塘。並有西嶽門人齊集綠竹塘，同赴十二連環場。不過我們淮陽門下，凡是藝成之後，各還鄉里，散居各地，召集起來，怕有耽擱，我想你們師兄弟情感不薄，諒能盡力，你能分身隨我到歸雲堡萬柳堂師叔那裏，會同你師叔門下的師弟，兼程傳柬，召集本派同門，剷除鳳尾幫這班積匪，營救你師兄暨慈雲菴主女弟子麼？」

司徒謙方要答話，老莊主司徒鈞忙說道：「老師何必還存客氣，小兒蒙老師辛勤教誨，深恩未報，師門有事，雖肝腦塗地，亦所應爲。請王老師自管帶他前去，如若萬老師那邊人不足分配，我這裏還有許多少年族人，足供驅策。」鷹爪王道：「老莊主的盛情，小弟心感無既了。往後有須莊主幫忙之

處，一定要借重。」正說到這莊丁進來報，說是：「陶少莊主有急事面稟老莊主。」正是，方陳報答師門誼，又有驚人禍事來。

### 第十三章 鐵牛莊夜會風塵客

司徒莊主慷慨陳辭，願爲淮陽派幫忙。這時忽有陶少莊主前來，有急事要面見司徒莊主，司徒謙站起來道：「父親我看看去，大約是鄉公所有甚麼事吧。」老莊主司徒鈞道：「陶榕弟兄，不是外人，你請他進來說話。」司徒謙領命出去，不大工夫，司徒謙從外面領進來一個少年，年紀只有二十上下，相貌十分英挺。進得廳房，先向司徒莊主招呼了聲：「伯父。」又向鷹爪王一拜道：「小姪陶榕，請王老師的安。」鷹爪王拱手答禮道：「陶老弟請坐。」司徒莊主道：「賢契坐下說話，王老師全是自己人，公所中有甚麼事麼？」陶榕一旁側坐說道：「方才守北莊河巡哨的臣勇到公所報告，說是昨夜五更左右，從楓凌渡一帶，下來兩條江南幫的漁船，要是在內河碼頭停泊，也就沒人理會了，偏是停泊在越過莊河半里，丁字灣，荒涼無人的所在，那裏不僅平日沒有人停船，連行入全沒有，護莊巡哨的見兩隻船停的怪樣，方想貼近船查看。不料船上人更是警覺，離着他船舷還有丈餘，水手竟用竹篙給點開，不教貼近他的船走，船上人反倒先發話，說是他船上有病人，怕碼頭上的繁雜聲音，所以

才找了這麼個清靜的所在，更恐怕我們的船撞了他的船，驚吓了病人，所以早早把來船盪開，當時管護莊巡哨的是陶忠大哥，雖是未能貼近了漁船，拿定了注意，釘住了他，倒要看看這兩條船要弄甚麼玄虛。遂淡淡的說道：「各人行各人的船，原本就沒打算借你的船下篙，管船的也太精明了。」遂越過兩條漁船四五丈停住。這一來兩條漁船立刻呆不住了，沉了不大工夫，船頭上點起四五炷香立刻拔錨，可是兩船上足有十幾名水手，並沒有疾駛逃走的情形，只緩緩的走着。我們的巡船也遠遠的跟綴，陶大哥的意思，只要他出了境也就不再管他，倘或在附近有不法的情形。他們雖是人多，巡船上有銅鑼響箭，也能傳信報警。所有鐵牛莊的四週，全有巡守的莊丁，只要一聞警報，瞬息可到，這裏圍着鐵牛莊這道河流，行迴曲折，其實不過三二里的水路，可是這一繞越着，是够七八里，船走的又慢，直到黎明，才到了桃林灣附近。就在這時，從上流頭遠遠駛來三隻小船，這兩隻漁船，一陣疾駛，竟和駛來的小船，聚在中流，瞥見那漁船上似乎有人跟小船上人答了話。隨見兩條漁船上的香火拔起來，刷的全拋向河心。跟着兩條小船折回，隨着漁船緩緩而行，單有一條小船，四把輕櫓，如飛的駛來，相離切近，才看出這裏小船不懷好意，小船直衝咱們巡船撞來。陶大哥忙招水手們趕緊提防，持篙預備，來船竟如奔馬似的，瞬息到了面前，只聽得坪的一聲，竟把巡船撞翻，陶大哥跟船上的兩名水手，也全落水。好在全識水性，游上岸來，已就隔了很大的功夫，那隻小船也翻了，船上人竟不知

是淹死了，是從水中逃了。當時再看那兩隻漁船，竟在半里外泊住，岸上車輛馬匹，似在迎接，從漁船上似乎搭運兩件笨重的行李，五六名騎馬的，擁護着車輛向三峪山一帶而去，陶大哥現在正在派人看守沉沒的巡船，自己回公所報告情形，更換衣服。我父親又趕上到鄧家莊去應酬未回，小姪作不過主來，所以特來請示老伯，是否追趕那兩隻漁船，把他扣下，追問他主使同夥，撞翻巡船之罪？」

司徒鈞老莊主方要答言，鷹爪王忙說道：「莊主，我冒昧請示，這鐵牛莊北，從楓凌渡下來的水道，可是黃河的水道麼？」司徒鈞道：「正是黃河水道，可是直奔山東境內。」鷹爪王道：「這就是了，要從闕鄉奔安徽，從水路沿着黃河走成麼？」司徒鈞道：「那可太繞遠了，還是水旱兼走，近着二三百里路了，王老師莫非知道這夥船隻的來路？」鷹爪王道：「倘或我推測不差，一定是這夥匪黨無疑了。依我看老莊主不要費事，追緝那兩隻漁船了。總然追上，也不過兩條空船，找不出他的違法贓證來，就不能無故扣留他，我敢武斷的說，這兩隻漁船，莫看行蹤詭秘，不過貴莊的巡船不去跟緝他，絕不致有這回撞船的事。」

司徒鈞聽鷹爪王這番話，遂忙問道：「這一說王老師洞悉這夥匪船的來路，莫非就是王老師所提的雁蕩山的鳳尾幫的一班幫匪麼？」王道隆道：「我估計着正是匪幫的黨羽。船頭上所見他們燒起香火，這是鳳尾幫的信號，本幫名爲「香陣」夜晚行船，不論若何緊急時候，可以不用發話，就可以知

道是本幫那一堂，那一舵，那位香主的麾下。外人只能知道他這是信號，不易辨識出來。此次鳳尾幫羣匪與我們淮陽派西嶽派爲仇，擄走我們兩家門下，我料定沿途定有他們黨徒接應，這兩隻漁船，一定裝載我們兩家門徒趕往浙南，這是起旱從三嶠山，乾山交界的地方，奔永甯府渡洛水，過嵩山西山脚，沿着汝河下去，奔淮河入境境，所以我準知道他們絕不想在這一帶多惹牽纏，莊主趕緊吩咐莊丁們，只注意防守本莊的安全，不要多管閑事，這班幫匪遍地爪牙，頗有實力，還是少跟他們結怨爲是。

司徒鈞道：「既是偶然誤會，我們鐵牛莊又沒吃着大虧。陶賢契，到公所告訴掌管巡船的陶忠，教他帶人把巡船打撈上來，回莊修理，匪徒們所留下的小船，也給收下，沿莊一帶加緊戒備，不得疏忽。你父親回來，請過來，就提的老友王老師傳來了。」陶榕答應着，起身告辭，拜別了司徒老莊主及鷹爪王，逕回鄉公所傳案。這里老莊主預備了豐盛的酒筵，給鷹爪王接風洗塵。酒筵上，鷹爪王向司徒謙道：「你今晚預備好了隨身衣物，黎明時就要趕奔乾山下歸雲堡，找你師叔續命神醫萬柳堂，商量定了，就要趕奔江南，我看鳳尾幫這班匪徒定是從水路上走，沿途上定是有他們本幫的黨匪，接着，防備着我們追緝劫奪。慈雲菴主也要在歸雲堡相聚，跟蹤跡幫匪，營救我們兩派的門徒。」那司徒謙忙答道：「老師不用囑咐，弟子也願意早早搭救我大師兄脫出匪手，弟子隨時可以動身，絕

不悞事，」司徒老莊主道：「老師辱臨敝莊小弟深想跟老師暢敘一番，多盤桓幾日，不想有這種意外事發生，不敢挽留悞事，嗣後如若能再履中州，務望惠臨敝莊，多聚會些時才好。」鷹爪王道：「老莊主這麼看得起我，這場事只要辦完了，我定要重到寶莊拜訪。」

這時老弟兄暢談快飲，酒到盃乾，真是酒逢知己，直飲到外面起了更，鷹爪王酒已微醺，司徒謙見師傅這麼放量痛飲，是自己第二次見到的特殊情形，師傅持已甚嚴，淮陽派對飲酒雖不列入禁例，可是也深戒鬥人，不是大宴會，或是良朋快聚，平日不得隨意飲酒，只有當年在清風堡自己尚在學藝時，看見師傅喝醉了一次，直到自己藝成之後，沒見過第二回，今夜竟又這麼放量而飲，足見師傅是心頭煩悶，借酒澆愁了，司徒謙深怕師傅喝醉了，明早不能成行悞事，只是不能攔阻師傅的高興，正在遲疑不決，無可奈何之時，猛見師傅擎盃一怔，聽得外面鏗的一聲輕響，跟着噲的一聲，好似銅錢落地之聲，鷹爪王匆匆站起來，向司徒鈞道：「老莊主聽見麼？」青蚨傳信」，西嶽碧竹菴慈雲大師到了，待小弟迎接他進來。」司徒鈞父子全是道中人，也聽出是有夜行人到了，遂跟着離席往外走。

司徒鈞道：「西嶽大俠，也肯辱臨寒舍，我那能不迎接，王老師慢行一步，別教我作主人的失禮。」說話間司徒老莊主一個箭步，已蹶到鷹爪王前頭，到了廳房門首，只把風門微微一錯，也就是開

了來到一尺，老莊主身形一閃，已到了外面，鷹爪王見老莊主竟施展開身手往外迎接，暗暗吃驚，恐生誤會，忙着也略展身手，脚下輕點，跟蹤到了廳房外，見老莊主到了簷下，下腰作勢，要往對面房上竄，鷹爪王忙招呼道：「老莊主全是自家人，要這麼客氣，西嶽大師決不敢在府上招擾了！」司徒老莊主被鷹爪王說破，不好拂鷹爪王的面子，腳下一頓，對面房上徒現一人，在房上發話道：「弟子修慧，家師碧竹菴主。晝夜冒造寶莊，一來是尋訪淮上王老師，二來是拜訪司徒莊主，家師現在門外候示，令弟子先容。」說完了不待答話，飛身退去。

司徒鈞老莊主這才哈哈一笑，向鷹爪王道：「西嶽大俠，果然知禮，我們快去迎接吧。」鷹爪王這才把心放下，先前司徒鈞的神色行動，分明是不滿慈雲菴主暗入莊院，要想跟慈雲菴主較量一下，既見慈雲菴主深守俠義道的本分，這才怒為喜，暗道這位司徒老莊主，雖到這般年歲，爭強好勝之心，不減少年人的火興，對自己的處處放肆毫不計較，足見他相待之厚了。此時忙答應着一同往外走。少莊主司徒謙隨着出來，搶到頭裏招呼家人們拿起四柄紗燈引路，來到大門口，家人開了門，少莊主司徒謙却先走出來。

只見門前站着一位老尼，穿着肥大的灰布僧袍，青護領，頂上掛一串一百單八粒菩提子念珠，白襪鞋，背後斜揹一口寶劍，從右肩頭上垂着杏黃劍穗，形神瀟灑，氣靜神凝，身左右侍立着四個徒弟



，全是二尺四青褐絨子包頭，前邊從眉上勒起，披垂到後肩下，形似風帽。一色的灰布僧衣，青緞子護領，白漢灰僧鞋，前面兩個，一個年約十五六的，揸着棕蒲團，一個年約二十上下的揸着一柄方便鐺，後面兩個年歲全有三旬左右，各揸一柄長劍，肅然侍立着。司徒謙搶一步，恭恭敬敬的行禮道：「弟子司徒謙，拜見西嶽大俠，家父跟家師特來迎接菴主仙駕。」拜罷趕緊往旁一退。

慈雲菴主合十答禮道：「少莊主不要多禮。」鷹爪王跟司徒鈞已到了近前，鷹爪王忙向前拱手道：「菴主來得好快，我只想咱們得在歸雲堡見了，這里司徒莊主，深慕菴主俠名，今夕竟能與菴主一會，足慰生平。」說道這句用手一指司徒鈞道：「這就是司徒莊主。」司徒鈞也滿面堆歡的向慈雲菴主深施一禮道：「菴主乃佛門中得道高僧，武林中前輩，鎮海伏波劍，威震西嶽，在下久仰大名，無緣拜謁，今夜竟蒙辱降寒莊，得瞻仙範，真是畢生之幸。」

慈雲菴主忙合十答禮道：「老莊主不要這麼過獎，貧僧不過仰仗着武林先進們豈攜獎掖，俾博微名，老莊主挾一身絕技，息影林泉，不圖名利，不惹是非，我們這佛門弟子，尙愧弗如，今夜冒造寶莊，深覺魯莽，還望莊主相待。」司徒鈞忙道：「菴主太客氣了，這里那好立談，請到寒舍賜教吧。」鷹爪王也在一旁說道：「彼此全是武林一派，毋須客氣，菴主裏請。少師傅們也到裏邊再引見吧。」

司徒鈞父子暨鷹爪王全側身往宅裏讓，四名家人捧着紗燈分左右引路，慈雲菴主一面護着，率四個弟子走進宅內，一同來到客廳，這時廳房中早由家人把殘席撤去，收拾潔淨，又燃起兩枝巨燭，更顯得輝煌耀目，請慈雲菴主落坐之後，又請碧竹菴的四位弟子落坐，這四個徒弟，只侍立在師傅的身旁，不敢落坐，司徒鈞老莊主却在主位相陪，慈雲菴主先命隨侍的弟子拜見司徒莊主，跟鷹爪王師傅，這四個徒弟，最年長的是七弟子修性，挨次的拜見過司徒鈞跟鷹爪王，仍然退立在慈雲菴主的身後，司徒鈞老莊主這一跟慈雲菴主接談，這才深服西嶽俠尼，果然名不虛傳，把先前不肯心服之態盡斂，鷹爪王這才問起慈雲菴主，怎竟與自己只差半日工夫就趕到了。

慈雲菴主立刻恨聲說道：「匪徒竟敢乘我不在菴中，暗遣爪牙，夜入碧竹菴放火燒菴，想把我碧竹菴化為灰燼，幸虧我們觀音堂的監院師弟兩真大師，早早發覺，一面派本菴的門下撲救，一面追緝匪徒，被兩真大師擊傷了兩個匪徒，把火撲滅，事後查點，計燒去後院的經堂一座，齋堂五間，幸而沒把禪堂燒毀，還算萬幸，可是匪徒這種狡惡行爲，實難再容，兩真大師誓欲誅盡惡徒，爲江湖道上除此惡獠，我趕回菴中，已竟距出事時相隔甚久，無法再追捕了，貧僧掌碧竹菴以來絕沒有一人敢妄行窺視，如今匪黨居然敢這麼胆大妄爲我不能一懲凶頑，教我西嶽派威名掃地，碧竹菴顏面何存？貧僧是誓復此仇，把碧竹菴的事交給我師弟掌管，鳩工重建齋堂，經堂，我這才帶着小徒門趕到這裏，

我料定師兄也就是才到鐵牛莊，所以逕投這裏，貧僧在中途，路遇北路鏢師基北金刀黨振威，偶然談起，他們路經楓凌渡西，花盾驛見着一夥江湖道的匪徒，行蹤詭祕，黨鏢頭恐怕他們是想動鏢車，暗中注意他們的行動，暗派手下得力的趙子手一踩跡這夥匪徒，見他們倒不是爲黨鏢頭來的，這夥匪徒是竟一夥幫匪，不知從那裏擄掠了兩名肉票，行蹤飄忽，一路有許多黨羽接應，竟奔永甯府而去，這位黨鏢頭因爲事不關己，不願這夥匪徒結怨，撤回跟蹤的趙子手返回趕路，我估測這夥匪徒，定是我們對頭，我想與師兄會面之後，分佈我們兩派門徒，分三路往下排搜，我們無論如何，也要在人淮之先，踩得賊人蹤跡，師兄如沒有甚麼事，咱們趕緊趕奔歸雲堡，急早下手，免得容賊人遠颺。」

當時鷹爪王跟司徒莊主一聽鷹尾幫的匪黨，竟敢這麼恣意橫行，連碧竹菴主佛門淨地，也敢逞凶，實令人髮指，鷹爪王竟要立時起身，還是司徒鈞竭力挽留，無論如何也要明早成行，司徒莊主遂令廚房裏預備了一桌素齋一桌葷酒，請慈雲主菴師徒五人一同用齋，請鷹爪王仍然入席，自己跟司徒謙相陪，這一暢飲快談，直到東方發曉，才相繼離鷹。雙俠是有功夫的，只在廳房中調息靜坐養神，趁這時教門弟子及司徒謙等略睡一兩個時辰，好一同趕路，到辰時一過，淨面吃茶，用過早點，一同起身，慈雲菴主師徒五人，跟鷹爪王師徒一同趕奔乾山下歸雲堡。

這七位義俠，走到日色平西，來到乾山脚下，只見這一帶，景物清幽，沿着山口一帶全種着桑麻

，榆柳成行，杉松夾道，約有一里多地，遠遠望見一道山坳，廣約半里，借着山坡開出兩丈多高的磴道，山路雖然很寬闊，無形中算是隔絕了車輛來往，只有馬匹尚可勉強上下，這段磴道上就是歸雲堡入口的地方，築起一道柵牆，高約一丈五六，越往裏地勢越開展，那堡中全是一排排堅固的石屋，屋頂上全是綠茸茸的，頂着一層數寸長的細草，更夾雜着長些野花，遠望去看不出是屋宇，只是一叢叢的野草山花，並且時值夕陽西下，暮靄蒼茫，一片片的閒雲被風吹着，向堡中捲去。那歸雲堡被這行雲暮靄籠罩着，已在似有似無之間，無邊風景，是在這班久歷江湖豪客看着，也不禁心曠神怡。鷹爪王向慈雲菴主道：「菴主可到過歸雲堡麼？」慈雲菴主道：「貧僧久聞歸雲堡是這乾山勝境，更兼這位淮陽大俠續命神醫萬柳堂卜居之後，把一帶更成了世外桃源，洞天福地。不論怎樣荒亂的年月，這裏乜也不驚，安居樂業，貧僧對於這乾山的歸雲堡跟閭鄉的鐵牛莊，久懷瞻仰之心，因奈菴中事務牽纏，空懷嚮往，今日才得一箇宿願，以前何曾到過這裏呢。」

鷹爪王道：「菴主，這歸雲堡半由天生，半由人工。我這師弟萬柳堂，是大賦的異稟，不止於我們淮陽派門中武功出衆，更兼醫卜星相，機械技巧，有過人的智慧，所以對各派的奇巧暗器，以及按着奇門九宮八卦的變化，全演繹到精微。這歸雲堡經萬師弟相度天然的山勢，加以人工的建築佈置，白日看看不過縱橫錯落得門戶井然，可是一到夜晚，只要不認識道路，沒到這裏來過的，一到這裏，

就得困在堡中，或者走到深谷裏去。就是夜行人能够高來高去的，也不易辨別這歸雲堡的莊主的宅第來。所以莫說江湖道輕易不敢窺伺，就是有那不度德量力的綠林一直欲想妄窺歸雲堡，也沒有討了盤險回去的。故此這些年來，江湖道不敢再捋虎鬚，自取其辱。鷹爪王一邊說着，一行人已到了磴道下，仰望上面的堡門前，沒有人把守。鷹爪王向慈雲菴主道：「菴主請看這堡門大開，上面也沒有莊丁把守，看着好像是平常的鄉村，只是你只在下面閑眺，堡中人絕不多管。你只要一上入堡的磴道，立刻就有守堡壯丁用強弓硬弩相向。」慈雲菴主道：「要是他們自己本堡的人，在這時從堡外回來，離這麼遠，那能辨的出是否自己人，冒然的如同臨敵戒備，豈不是無謂擾攘？」鷹爪王道：「菴主說得不差，不過堡中也慮到這層，對於偵視遠處的入堡人，有我萬師弟接着雷轟所用的望遠筒，加以改善，能看一里遠的人物，如在目前，所以對於外來的人，絕不會誤認。」說到這，鷹爪王請菴主略候片刻容我打了招呼，再請菴主入堡吧。」說着自己走上磴道，方走上四五級，只聽上面突然嗖的掠空射起一枝彎箭，跟着上面柵門前閃出五名壯漢，當中一個向下面發話道：「喂，下面的人，要想入堡，趕緊說出來頭，要是往上硬闖，我們可放箭了。」

鷹爪王答道：「有勞你們通報萬堡主，就願清風堡綠竹塘的王道隆拜望。」上面的壯丁立刻答應：「請尊客暫候，我們這就通報。」跟着答話的壯丁漢退去，不一刻就見一隻白鴿子凌空飛起，投

向堡內。鷹爪王却轉身退下碇道，向慈雲菴主道：「菴主看這歸雲堡門戶這麼緊嚴，外人可敢濫入麼，這是用飛鴿報事，這堡門距莊主的宅院有半里之遙，可是有事通報，只不過瞬息之間。正說着天空噙噙的一隻灰色鴿子飛到堡門前落下，跟着守堡門的壯漢，從碇道上下來，到了鷹爪王面前，恭敬施禮道：「小人們眼拙，不知是老師傳同着貴客，適才多有冒犯，還望原諒，小人們魯莽無知，敝堡主請老師傳入堡，他這就來迎接了。」鷹爪王點頭道：「全是自家人，何須客氣，有勞引路吧。」

歸雲堡的壯丁，頭前引路，鷹爪王，慈雲菴主率領着五個門徒走上碇道。一到上面，見上面地帶頗爲寬敞，那所有莊院的房屋，全在數十丈外，一排排的高大石屋，行列歪齊，慈雲菴主一望，就知歸雲堡內的房屋，全按着八陣圖似的局勢。一條條的路口，按着休生傷杜，景死驚開，乾坎艮震，巽離坤兌，明着是八門，暗合六十四卦，六十四門戶。房子全是一樣的高大，一樣的形勢，這種生剋變化，實是玄門妙法，不知這位萬柳堂怎樣得擅這種妙術？一邊默查這種佈置，一邊往裏走了不多遠，只見從一條街口走出來一行人，鷹爪王用手一指，向慈雲菴主道：「菴主，你看那邊來的那個穿黃衫的，就是我萬師弟。」說話間來人步履矯健，已到了近前。

慈雲菴主一打量這位續命神醫萬柳堂，跟鷹爪王的身量不差上下，也是瘦削的面龐，兩道修眉，一雙鳳目，廣額隆準，掩口的黑鬚，光着頭，頂髮微禿，穿着件黃葛布長衫，黃銅鈕子，下面白色高

腰襖子，青緞挖雲粉底逍遙履，手裏握着一柄棕竹摺扇，道貌儼然，倒真是個醫隱的風度，身勞隨着兩名莊漢，兩個少年，一個年約十八九歲，一個只十三四歲，這位續命神醫萬柳堂，疾趨到近前，向鷹爪王道：「小弟不知師兄駕到，接待來遲，還請師兄原諒。」鷹爪王也拱手答禮道：「師弟不要客氣，我給師弟引見這位西嶽俠僧，武林聖手。這位就是西嶽華山上天梯，蒼龍嶺，碧竹菴的慈雲菴主。這四位全是菴主的門下。」

續命神醫萬柳堂抱拳施禮道：「西嶽大俠，法駕光臨，足使乾山生色，寒堡增輝，菴主請到寒舍，再行拜見。」慈雲菴主忙合十答道：「萬堡主，武功卓越，名震江湖，更兼醫術高深，濟世活人，萬民愛戴。貧僧寄身佛門，久仰俠名，今幸得王大俠汲引，得會高人，三生有幸，來到貴堡，還要瞻仰堡主建築此堡的神妙，有勞堡主引路吧。」司徒謙，跟慈雲菴主的四位弟子，也全過來向萬堡主行禮拜見。鷹爪王道：「菴主雖是佛門弟子，一生仁俠尚義，師弟定然知道，跟恩兄更是患難之交，師弟不要講那些俗禮，還是一切脫俗，倒不失我們江湖道中人本色。天色不早，師弟就請引路吧；」萬柳堂含笑答應着，向身旁的莊丁吩咐了兩句話，教他們緊閉堡門，不準再隨意出人，莊丁答應着去了。萬柳堂這才引領着鷹爪王及慈雲菴主等走向堡內，這時天色愈晚，全堡已被暮色籠罩，再往古樸莊嚴的堡裏看，烟霧沉沉，籠起了一層殺氣，迎面是一排四個一式的街口，萬堡主却不起迎，這兩

條路，却走向偏左一條街口，才到近前，從街裏閃出兩名壯漢，每人挑着一盞如同巨瓜形的紅燈，上面有黑字是「歸雲堡」三字，兩人在街口一站，如同木雕泥塑一般，慈雲菴主一測度形勢，知歸雲堡帶道入口處的方向不正，現在是從西北乾卦入堡，自己口中雖不言語，暗中却記準了方向，一同走進了街口，從昏暗的景色中，見這街內是對面的石屋，全是一色的石牆，一色的黑木門，一處處街門緊閉，寂沉沉連一點靡雜的聲息全沒有，這一羣人走在石道上，兩邊石壁全發出迴聲，往裏走了四五丈，突然面前現出四個路口，往路口裏看全是一樣的房子，一樣的門戶。續命神醫萬柳堂轉向「坎」宮，慈雲菴主一辨別，是入了「開」門，剛一進這道石門，兩邊又現兩名壯丁，各掌一盞紅燈，並沒看出這兩名壯丁，是從那裏出來，一處處宅門緊閉，往前走不出多遠去，又是十字形的交岔路，這麼東一轉，西一繞，不是深明奇門之妙的，沒個不迷方向。鷹爪王是到過這裏的，慈雲菴主初涉歸雲堡，一路上從容談笑，目不少瞬，絕不稍呈驚異之容，走了有一盞茶時，才到了歸雲堡的中央。

走出一道寬街，面前陡然開展，面前是一個大方廣場，四週是八個路口有兩名壯丁掌着兩只紅燈，燈光下見這歸雲堡的堡主所居，正當全堡的中央，堡主的宅子，佔地也有數畝，全是虎石的大牆，四面全有石門，門外各有一對氣死風燈，四名壯丁駐守。房屋建造的形勢奇古，在這晚間看牆，更顯得古莊嚴，萬柳堂到門首往裏相讓，一同來到客廳裏，慈雲菴主見這廳房裏樸素無華，凡案整潔，座



應不藥。彼此落坐之後，莊丁獻上茶來，那慈雲菴主的六弟子修緣，却單獨走過來，向萬柳堂參拜：「女兒定省久疎，今見義父墨經精神，教女兒倒可稍釋懸念了。」鷹爪王一聽這俠尼的女弟子竟稱萬柳堂爲義父，不禁詫然，這才是可憐家亡人亡後，竟作空前拜佛人。

#### 第十四章 萬柳堂義救紫雲女

續命神醫萬柳堂虛把手一伸道：「紫雲，起來吧，你皈依三寶，蒙庵主慈悲，接引你到佛菩薩座下，菴主是得道高僧，更是西嶽羣俠領袖，你只要好好修爲，將來定有成就。你肯刻苦用功，虔參經典，佛門廣大，解脫你一身冤業，慧根不泯，樹立下根基，我就放心了。莫看我老頭子一把瘦骨，自覺還能活些年，不用你總惦念，今日是隨你師傅賢王師伯同來，這是例外，往後只許你一年往我這歸雲堡來一次，我想念你時，自會到西嶽蒼龍嶺碧竹菴去看你，不許隨意曠時悞課的找我來，記住了麼？」

萬柳堂這個義女品紫雲站起來，眼圈兒一紅，忙把頭低下，目注地上說道：「女兒謹遵義父的教訓，不敢稍背清規，只是女兒蒙師傅的慈悲，辛勤渡脫，只是塵緣難斷，時時把義父放在心頭，你老有暇時，還是去常看看女兒吧。」

續命神醫萬柳堂面上呈現一種淒然之色，慈雲菴主不禁口念：「阿彌陀佛，善哉善哉，這才是英雄氣短，兒女情長了。」鷹爪王在一旁看着，也被這種父女至情所感動，不住點頭嘆息，萬柳堂復向慈雲菴主道：「菴主，小女承蒙收錄，辛勤訓誨，更因覆蔭陰濃，邪魔斂跡，小弟免卻多少牽纏，鼎氏門中曙後孤量，賴以保全，菴主的鴻慈，小弟永銘心腹了。」

慈雲菴主道：「僕主你怎又這麼客氣起來，我們道義之交，豈同流俗，修緣他委垂既值，更兼武功已築過根基，指點起來，事半功倍，將來我還指望勳昌大西嶽派，爲我碧竹菴護法門人呢。」萬柳堂道：「全仗菴主的慈悲吧。」說到這又向鷹爪王道：「師兄跟慈雲大師怎竟聯袂到小弟這裏，莫非有甚麼事麼？」鷹爪王嘆息了一聲，把經過的事，向師弟續命神醫萬柳堂說了番。萬柳堂聽了不禁勃然變色道：「鳳尾幫不過倚仗着爪牙遍佈江湖，上至官紳，下至走卒，全潛伏他的黨羽，聲息靈通，巢穴隱僻，行蹤飄忽，出沒無常，官家奈何他不得，遂至養癰成患，究其實，不過糾結江湖一班亡命之徒，不見得有甚麼驚天動地不可，一世的人物，如今竟敢與我淮陽派公然挑釁，師兄，我們不給賊子們個厲害，教他更看成淮陽派門下無人了。師兄現在打算怎樣？師兄，可不是小弟我激怒你老，我們淮陽派的門下被鳳尾幫攔去，這是我們淮陽派開派以來的奇恥大辱，師兄不論如何，也要爲淮陽派一洗門戶之羞，小弟不才，願與師兄共雪此仇。」

鷹爪王點頭道：「師弟說的極是，愚兄現在忝為淮揚派掌門人，遇到這種事，我是責無旁貸，何況華雲峯與菴主的門下全落到匪黨手中，我已決意與鳳尾幫一較身手，誓不兩立，我此來正是想借重師弟這裏的門人，傳東集合淮揚派的門人，到清風堡綠竹堂聽命，我要到十二連環塢見鸞兒，鸞兒識這鳳尾幫的龍頭舵主，師弟，你這歸雲堡如若離的開，也請你助我一臂。」

萬柳堂道：「師兄只管吩咐，我焉能畏縮不前，請師兄依我派門規，傳俠義東，這是我們淮揚派存亡榮辱關頭，誰肯落後，我這歸雲堡倒還算清靜之地，我只不過會這點醫術，這乾山一帶的鄉民，不時的找我醫病，旁的事毫沒牽纏呢。」說話間莊丁進來回話，酒席已然備好，請到東廳房用飯，萬柳堂立刻站起，隨即請鷹爪王跟慈雲菴主及一班門下，一同出了大客廳，就奔那東跨院，只見這道院內是一所三合房四面走廊，廊下懸着七八盞紗燈，照得走廊下亮如白晝。那東廳房內，陳設簡單，一列調着四桌，在迎門兩棹，一棹童筵，一棹素席，全擺的齊齊整整，遂請分坐兩棹，慈雲菴主已是長齋茹素，這班人全是豪放慣了的，依然是酒到杯乾。

飲酒中間，鷹爪王向萬柳堂道：「師弟，你這個義女是幾時收的？我怎竟不知呢。」萬柳堂道：「師兄好幾年隱居淮上清風堡，那會知道小弟這裏的事，小弟自從卜居歸雲堡之後，用了六七年的工夫，才把這座歸雲堡建築完成，我本意隱居課徒，不再多涉世俗牽纏，那知我這裏門人竟把我擅八法

金針傳揚到外面，漸漸的不能讓我在歸雲堡安居靜處，我這種性情，極怕多事，可是遇了那被病魔牽纏，悞於庸醫的病家，資財耗盡了，病越難治，限於資力，只有待死，我不敢說心懷善念，只是一遇到了這種病家，我是要盡我的力量，教他脫離病榻纏綿之苦。這一來我自己給自己找了苦惱，求診的接踵而至，我才嚴定了個規矩，真是那貧寒病家，我不止白給他醫治，我還要供給他将養之資，可是那為富不仁的，我也不輕易給他治，我的勒索，不減於江湖生意經的醫生。

三年前，離這裏六十里的石猴驛，有一家財主，姓簡名封，家資巨萬，三世單傳到簡老當家的本身，直到四五十歲才得了一個兒子，只是頂到四五歲上才發現這個孩子竟是殘廢，脊骨無力，兩腿的筋絡拘攣，連坐全不能坐，簡老當家的一見，好容易得了這麼個兒子，簡氏宗祧得以嗣續，不致從自己這輩斬斷了，不料此子竟得了這種冤孽病，別說是不易活長了，就是活了也是殘廢，依然是香烟斷絕，簡老當家的，送各處請名醫，給兒子治療這種奇症。差不多河南省的名醫全請到了，藥吃的無數，只是藥下去如同石沉大海，總治不好，還險些被一個庸醫給送了命，簡老當家的，空有若大家財，鷓鴣兒子，鬧得終日愁眉不展，唉聲嘆氣，錢花的真可說是無數了，並且這石猴驛鄉鄰們有那忠厚的。替這位簡老當家的叫屈，說是憑這種善人竟不得好報，真是天道不公，神鬼無靈了。可是有那刻薄的就說：「這一定是作了缺德事，才遭這種報應。」簡封老當家的本就够痛心的，再聽見這種話，

幾乎氣死。老當家的發誓，甯可把全份家產全抖落了。也得給兒子治好了。無奈兩千黃金難買纏身之病，又花了無數的冤枉錢，這時才有人向這簡老當家的舉薦我。我在先一聽是石猴驛的鄉紳富戶，恐怕又是那種慣於魚肉鄉里，壓榨良善的土豪，我就心不甘服，不願給這種主兒治病，立刻拒絕了。只是他一味懇求，願出重金，只求肯給他這兒子治療，就是把全部家財花盡了也甘心，我遂拿出江湖醫生的手段，百般要挾，這位簡老當家的是奉命唯謹，我只得去給他醫治。

趕到了石猴驛，一入了簡宅，把我未去時的惡意消除，這簡老當家的竟是一團慈祥和善，絕不是吝嗇的守財奴。更從暗中一查考他的行爲，這位簡封老當家的性情慷慨，樂善好施，實是這石猴驛中一位敦厚長者，我遂蓄意要把他這久病纏綿的善人之子治好了，只是鄉里衙鄰知道我萬柳堂來了，也不過是暗地竊笑我這續命神醫，這回要栽在石猴驛。可是我細查這位簡少公子的病狀，並非真個殘廢，不過這位簡少公子，因為是老年生子，先天秉賦過弱，後天撫育的失調，在落生百日，竟自感受陰邪風寒，這種得病起於不知不覺，嬰兒既未現病狀，更因在襁褓時，雖是筋絡感受風邪，作父母的卻會知道。經過百日，筋骨漸拘攣，再遇到醫家不精穴道骨絡的治療，那會不成殘廢。

按人身脈絡循十二經，環八奇，據脈經傳法，脈絡週身相通，合長十六丈二尺，人一呼，脈行三寸，一吸，脈行三寸，呼吸定息，合行六寸，人一日一夜，凡一萬三千六百息，脈行五十度，周身合

行八百十丈，遵古定時，以鍾壺滴漏計算，每一刻，脈循週身一周，按簡少公子得這種病時，正值正氣氣血走到「氣海穴」「太谿穴」（太谿穴爲腎臟之原）又趕上筋絡的脊骨第十六節的「陰關穴」正被邪風追入，同時兩下肢的筋絡主幹，由足趾的第四指與中指以上五分「奚陝穴」此穴爲兩腿的主筋起源，直通兩腿腋的「環跳穴」也爲風邪所侵，致成這種不治之症，可是怎樣病固然是得了不易治，可是不易全趕巧了，也不容易得這種病，治起來，也頗費了些手脚，我那時要不是給這簡少公子治這病，也就不會恨我這義女紫雲有這番遇合了。我那時才竭誠向這簡老當家說出，他少公子並非不治之症，不過治起來，先要用藥把他正氣扶起來，提起命門真火，然後再用金針和灸法，把筋骨風邪散出來，經過一百天的培元固本，強筋壯骨，總可以把這種痼疾盡除。只是我看是看透了，至於真能着手成春不能，我還不敢太自信了，咱們治着看吧。我在他石猴驛一住半月，藥治到第十五天上，居然能够應驗了我所預料到的徵象，我遂在第十六日的晚間。跟這位簡老當家的訂定了，在當夜針灸，從行針到起針，要有常人守護，並且不得隨意喧嘩嘈雜，並且從施治時起，面前不許有人可不得少了人，須要一呼卽至，在施治時，無論有甚麼大事，不得牽動我的心神，必須我治完了才須跟我接話，我也就敢離開病人了。」

簡封老當家的，心目中只要能把兒子的病治好，莫說是這麼輕而易舉的事，就讓他再難上百倍，

他也情願照辦，簡老當家的，把他兒子住的養病之處全派人安置好了，應用的藥物也全備齊，萬柳堂竟從日沒前起，守在這位簡少公子身旁，不時的摸他的脈息，直耗到起更，萬柳堂遂令伺候的人把藥石針灸，全給放在手下，萬柳堂遂一手把金針拈起，用敏妙的手法，照着這位簡少公子的脊骨第十二骨節「玄樞穴」，跟「太谿穴」，全扎上金針，跟着在第十六脊骨「陽關穴」又把兩足的總穴「晴明穴」跟「至陰穴」全用了金針，又在「命門穴」，跟「溪陝穴」，「竅陰穴」，全按穴扎完了，又把雷火針跟灸法的艾絨子，全按着病情微候配合好了，把「命門」，施用「雷火神針」，把兩足的「湧泉穴」全用灸法，把艾絨子和藥末燃起，這種按穴道用金針和灸法，真有不可思議之功，其應如響，這種金針扎入穴道裏，一刻得行針一次，趕到二更一起，雷火針已竟够上力，這種針是一種古術，名雖叫針法，可並不是用金針，乃是用二十二味藥物配合，用烏金紙捲藥成一枝香，把穴道熱上五層紅布，把這種香按在穴道熱上燃起，這種雷火針有起死回生之力，續命神醫萬柳堂把自己歷來不敢輕試的祕術，全運用上。趕到雷火針用到尾端時，這位簡少公子已竟不時呻吟起來，這時他已十四歲，只爲已竟是殘疾，所以發育並不儻平常少年的體格，躺在那裏像個十歲上下的幼童，這時續命神醫萬柳堂，一見簡少公子微細的聲音，竟自感覺到疼痛。知到已够針藥之力，達到了豐源，遂把伺候的家人叫進來兩名，教他們把少公子的肩頭跟兩足輕輕握住。不許用力按，可不許教少公子護疼搥扎，兩足

伸縮，家人們不敢多言，可是心裏暗疑，少公子十幾年腰腿已成殘廢，那還能動挪，這真是隔支虛了。那知才一輕按，那少公子竟被這位續命神醫，一行針，氣血循行，合了脈息，又被雷火神針一催，立刻十幾年拘縮難伸的兩條筋，全行舒展，這一來少公子疼的兩足一顫，立刻伸得筆直，只是顫動不已，萬柳堂諄囑這兩個家人，要按着所囑的情形，照顧着少公子。

那知道竟在這時，在西房隔壁。陡起一片喧嘩，夾雜嘍吧嘍吧屋瓦踩碎之聲，越來聲音越大，萬柳堂眉頭一皺，仍然給這少公子按穴行針，無奈聲音越來越大，竟是一片喊殺之聲，叱咤怒喝。兵刃叮噠亂碰，續命神醫萬柳堂那裏捺納得住，只是這簡少公子已將克奏全功，自己若是一撒手，就許落個爲山九仞，功虧一簣。並且簡公子在這緊要關頭，正是他一生脫却災難的時機，只要自己在這時一疎忽，不只於這種形同殘廢的冤孽病好不了，就許死在我手裏，續命神醫萬柳堂只得穩住了心神，不敢稍形忽略。只是隔壁這種喊殺的聲音，越來越大，萬柳堂自己幾乎有些把持不住，遂向守護的家人問道：「這種喊殺的聲音，近在眼前，可是盜劫，還是官兵捕盜呢？」家人叫簡福的方要答話，老當家的簡封從外面進來，輕着脚步向床前走來。

簡老當家的在窗外已候了多時，不敢冒然往屋裏闖，此時實在覺着事情緊急，這才從外面進來。見自己兒子兩足伸縮，十幾年的殘廢病，一旦盡除，驚喜欲狂，不過因爲萬柳堂事先囑咐，不論有甚



麼事，不准驚吓了病人，不敢大聲的問話。那少公子竟自招呼道：「爹爹，我這兩條腿全能動了，不過疼的我有點禁不住了。」簡老當家的忙安慰着道：「好孩子，你要忍着些痛苦，萬老師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能够好了，真是我簡氏門中的祖宗陰靈護佑，好好忍耐一時，不要教萬老師着惱。」萬柳堂向簡老當家的一擺手道：「當家的毋須多慮，我看令郎大病已除，只要再有一盞茶時就可克奏全功，病廢已久的肢體，氣血驟然一通，他反倒禁受不得，所以痛楚呻吟，好像比平常倒加重了，老當家的，令郎的病我算保好了，只是西鄰這一陣喊殺叫罵，房上似有亂踏屋瓦之聲，鬧得兄弟我心神大亂，幸而我療治已竟奏功，只贖了最後的一點手術，要在剛入手時，我的心神一個收攝不住，只怕令郎的危險就在今夜了，老當家的，倒是怎麼回事？這深夜中這麼無法無天的凶殺。難道就沒人管了麼？」

老當家的咳了一聲道：「萬老師不要問了，這種事是江湖道上尋仇報復的勾當，匪徒趕盡殺絕的毒惡殘忍，聽了徒令人髮指哩！」萬柳堂方要答言，猛抬頭見紙窗上照得通明。萬柳堂驚問道：「老當家的，你看這是那裏走火麼？」簡封頓足說道：「糟了！我怕的是這手，賊人真就下這種毒手，這是聶鏢頭家起火了，」說到這看了看兒子，把低下話頓住，變了話鋒道：「別看鬧的凶，離咱這房子隔着一個大寬胡同，火着多大也燒不到咱們這」。後向萬柳堂道：「萬老師，你這行針還有多大時候，我願意陪萬老師到外面看看」，簡封說這話時，面上惶急異常，萬柳堂早已覺察。向簡老當家的點

了點頭道：「好吧，我這已竟完了，你不要忙，我這就起針了。隨說隨把金針一一起下，那少公子疼已大減，安靜了許多，萬柳堂把金針收起，囑咐家人看守公子，向簡老當家一點手，一同走出屋來。

這時院裏被鄰宅的火光照得院裏通明，烟硝火星子，直往這邊捲，裏面還夾雜着動手的聲音。簡封顛聲說道：「萬老師看，這可怎麼好，這火再沒人救，我這西面房子非被牽連不可。聶鏢頭一世威名，倒落這麼個下場。」萬柳堂看了看火勢道：「老當家不要着慌，現在看還不要緊，好在是西南風，雖則是緊挨着，一時還撲不過來。老當家說是甚麼聶鏢頭？這人可是那名震大河南北，以一桿白猿鏢旗，走遍關內外，大河南北，水旱兩路的綠林道，沒有不敬服的，那長勝鏢頭，聖手白猿，聶昆老鏢頭麼？」簡老當家的忙答道：「不錯，正是此人，萬老師知道這麼清楚，莫非跟他認識麼？」萬柳堂道：「我與這聶老鏢頭不過是一面之識，可是與我的同門師友中頗有淵源，我既然趕上了，焉能袖手旁觀，我倒要問問他們因為甚麼結怨，有甚麼樑子至於殺人放火，趕盡殺絕！這位聶點頭，英雄一世，如今竟至於落這麼個結果，我萬柳堂倒要多管閒事了。」簡封一聽，立刻吓得忙說道：「萬老師，請你不要管這種閒事吧，我跟這位聖手白猿，聶昆是近鄰，我倒也聽說過，聶鏢頭自退出鏢行，閉門教子，靜養納福，只是聶鏢頭早與江湖上的衡山五惡，結下不解之仇，聶鏢頭退出鏢行，也爲是避這五惡，回到家鄉，時時戒備，就提防着怕這五惡來尋仇報復，好容易風平浪靜的過了三年，焉想到這

衡山五惡竟自尋上門來。看起來冤家宜解不解結，這一來冤怨相報，除非到死方休，老師何必跟他們牽纏，這種是非。小兒幸承老師用高的妙術著手成春，尚不知現在能否宿疾除盡。還仰仗着老師的診治，請老師到書房歇息，就讓是被這無情烈火燒到我這宅子，我只求能把小兒的病治好了。破着這片房子教他燒吧。」

這時火勢正盛，殺聲略減。續命神醫萬柳堂蓄意要拔刀相助，向簡封道：「老當家的，令郎的病不用再耽心，我萬柳堂生性是言行相顧，既說出口來，就得作到了，老當家的不必阻攔，我只看看他們這尋仇報復的情形，老當家的，你只趕緊集合圍宅的長工健僕，教他們預備救火之具，隄防着火勢撲過來，只要是撲救自己的宅子，不要多管旁人的事，賊人總然惡毒，也不致於跟府上過不去。令郎只要有看顧安慰，絕沒有甚麼妨礙。」萬柳堂說完了，依然是長衫便履，飛身竄上西配房，這一到上面，見這聶鏢頭的住宅，前後全起了火，又沒人救，火勢已成，再撲救已來不及了。那中院尚沒被焚，萬柳堂大致看出，賊人是下絕情施毒手，勢非將聶家滿門置之死地，全部家產燒燬淨盡，絕不甘心，自己又一聳身，到了西面羣牆上，這一靠近了，看的更真了。

萬柳堂先前不過激於江湖道的義氣，見武林一派遭這種奇禍，不肯置之不顧，遂想要拔刀相助。賊不想這一看到眼內，立刻怒衝肺腑，敢情賊人竟是狡惡萬分。前後火起了不算，東西的偏房也全被可

點着了，火從四面往當中繞，連那圍在宅中不會高來高去的，早晚火勢越着越旺，非全葬身火窟不可，這位俠肝義胆的續命神醫萬柳堂，看出那聶宅的四周，全伏有賊黨，只要往外一竄，就被強弓毒弩射回去，萬柳堂往下一伏身，往起把雙臂一抖，用「一鶴冲天」的輕功，飛身竄到聶宅的東圍牆上，才一着脚，弓弩響處，嗚嗚的從暗影中射過三四枝利箭，萬柳堂一聲狂笑，身形展動，把暗箭閃開，自己不顧對付這般賊黨，身形展動已到了牆內，飛升緊貼牆的一片屋頂，見面前是一道跨院。這一帶的配房，業已燒得棟折樑摧，濃烟滾滾。火勢因為往西來是間斷開的，一道小院，火反向中廳一帶捲去，險惡的情形，已迫在眉睫，萬柳堂展開「燕子飛雲縱」的絕技，嗖的騰身躍起，拔起兩丈五六，往下一沉，右脚一踹左脚面，身軀斜投東面末起火房坡。脚下着實，往下一看時，觸目非常奇慘！自己着脚處是前面客廳的東西走廊，前面一道屏門洞開着，烟火已到了屏門前，屏門外有兩個受傷的，一個已竟死去，一個尚在掙扎，地上一大片血蹟，屏門裏也躺一個。這段院落很是寬大，被火光照射得全院通明，在院當中正有四個穿夜行衣，額插白鵝翎的綠林人，圍着一個少女正在苦鬥。那女子刀法已竟散亂，只有勉強招架，情形危急，眼看要落在賊手。

續命神醫萬柳堂，站在房坡大聲叫道：「呀，下面的朋友聽真，一般江湖道上英雄，竟自與一弱女子爲仇，殊失英雄本色，朋友暫時住手，萬某不才，願爲你兩家解此冤仇。朋友們能賞我的面子麼

？」那知包圍那女子的賊黨，內中一個，往外一撇身，立刻抬頭向房上喝道：「我們冤有頭債有主，用不着局外人多管閒事。朋友你趁早請，想淌混水，就請下來吧。」

續命神醫萬柳堂見賊黨不肯住手，更兼火勢不滅，越欺越近，那女子堪堪要敗在賊黨手中，萬柳堂遂厲聲喝叱道：「乾山歸雲堡的萬柳堂，專愛多管他人的閒事，你們雖有深仇，現聶鏢頭全家慘死你們手中，落個家敗人亡，有甚麼深仇也足可報了。朋友們還這麼趕盡殺絕，堂堂七尺男兒，仗着以多爲勝，朋友們，就讓你們再把這聶氏僅餘的孤女料理了，也算不得堂堂男子所爲。聽我良言相勸，從這時罷手，你們不懂面子，我萬柳堂可要無禮了。」萬柳堂這一用話攔阻，那知聶家這個孤女已竟筋疲力盡，香汗淫淫。掌中刀招架稍遲，被一個使鬼頭刀的賊黨，一個進手連環刀，這聶家的弱女閃避略遲，竟自右肩頭被掃了一刀尖子，嚶嚶一聲，拚命往外一縱身，只是賊黨圍攻勢急，危機一髮，萬柳堂豈忍教他死在賊黨手中。一聲長嘯，腳點屋瓦，騰身躍起，疾如飛隼，往下一落，正落在少女跟那使鬼頭刀的匪徒當中。那匪徒來勢頗猛，一個「烏龍盤柱」，鬼頭刀照着少女背後橫削。萬柳堂竟喝聲：「來得好。」立刻用迴旋的身法，一退一進，輕舒鐵掌，一找賊黨的鬼頭刀背，借勢往外一撥，賊黨只覺着這條右臂隨着刀勢往外一悠，自己竟收不住勢，萬柳堂那肯再容他走開，左手駢食中二指「仙人指路」照着匪徒的右臂「三里穴」便點，匪徒急一穿身猛閃，萬柳堂的雙指雖沒點着匪徒

的「三里穴」，可點中了右肩後的「撥心穴」，萬柳堂的掌下留情，點的是「軟麻穴」，只要再錯開一寸，就是死穴中的「靈臺穴」，匪徒就得當時廢命，此時匪徒的半邊身子已竟成了癱瘓，啞啞的鬼頭刀落地，身軀往右栽去，被他同黨橫身遮住，那先前答話的匪徒，向他同黨喝聲：「于成跟五弟住手。」隨着一橫身，把手中一對鷄爪雙鐮一分，立刻向前喝問：「姓萬的，你跟姓聶的是親是友？你出頭擋橫，你知道我們是怎樣的冤仇，姓萬的，你也是江湖中人，一定明白，是非只爲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，我們是不解之仇，姓萬的，你想滴這種混水，徒惹煩惱？」萬柳堂聽這匪徒說完這幾句話，一聲冷笑，這才要，輕揮鐵掌全孤女，驚碎衡山五惡魂。

## 第十五章 石猴驛火窟釋仇儲

萬柳堂乘這匪徒發話之時，先向那聶家弱女示意，不要離開自己身旁，有甚麼事全有自己承當，這時聽這說話的匪徒口音完全是江南道上的緣林，遂從容說道：「朋友，你的話到是有理，我還是真不知道你們兩家的事，我先請教朋友你的「萬」兒？」

這匪徒答道：「我在下是衡山坐地閻王尙春陽，我們弟兄五人，我尙春陽不才，名居首座，朋友你也有個耳聞吧？」萬柳堂道：「原來是衡山五義的尙舵主，這倒失敬得很，那麼我萬柳堂忝列淮陽

派門下，在淮上清風堡師門練藝時，卽已久仰衡山五義的大名，雖是寄身綠林道，很懂交朋友之道兒。萬某因爲已出師門，卜居中州已近十年，不知尙舵主何以跟這裏的朋友結怨？並且今夜動手的情形，頗有些趕盡殺絕，絕不像你們弟兄以往的行爲，萬某倒得領教。」說到這，又用手向身後一指道：「我與這個女孩子更是不親不友，連他的姓氏，也是聽朋友才告訴的，我不過一時多管閒事，朋友你只管放心，姓萬的既敢多事，就敢兇事，這女孩子跑了，由我姓萬的承當，朋友你就請賜教吧。」

匪首冷笑說道：「莫怪敢出頭替姓聶的擋橫，原來是淮陽派大俠萬柳堂，我們雖未見過，但是江湖道上，久震威名，我們弟兄五人，人稱江湖五惡，萬大俠還要抬舉我們稱我們五義，我們不敢當那麼稱呼，不過我們的行爲若是任意作惡，不顧一些天理人情，江南道上早已不容我們弟兄立足，江湖上怎樣稱呼，我們弟兄絕不介意。這位聶鏢頭，當年他並不走我們衡山這趟綽，他第一次上我們這趟綽，就讓他是多大字號的人物，不先遞帖拜山，那就算他不够朋友，萬大俠咱們江湖道上人，可不能說我跟頭話，就讓他是三頭六臂，我們弟兄也得破出死去招呼招呼了。我們那時要是休他的威名，不敢動他的鏢，我們弟兄立時就得洗手綠林，離開江南道上。趕到我們一動手拾鏢，姓聶的並未在場，只他鏢局子三個鏢客，當時互有傷亡也鏢帶下來。我們因爲不是姓聶的押鏢，情有可原，打算找個浮面，只要姓聶的能親自拜山討鏢，我們仍給他留路，原鏢奉還，依然保全他的臉面。那知姓聶的第三

天真說趕到衡山，只是他可不是依禮討鏢，竟帶着失事的原班人去的，他竟要挾我們弟兄，說是他因中途患病，鏢車因有限期只好先行，並已定規好了，到了衡山，先拜山後借道，我們弟兄不等他拜山先行動了手，這分明是誠心摘他的牌匾，要想言歸於好，必須由我弟兄五人送原鏢到動手的地方，給他鏢車掛紅，算是往後結爲朋友，不然就得憑本領分高下。萬大俠，你想，別說我們弟兄在衡山還小有威名，我們就算是無名小卒，也不能再顧一切了。當時兩下這一動手，姓聶的倒真是武功出眾，藝業驚人，我二弟秦通，三弟杜龍，全死在他連環鏢下，我四弟邵濟川，被他刺成殘廢，我們一場慘敗，噪子窩算不能要了，索性自行舉火燒山，我跟我五弟火鴿子金開泰，跟她個親信弟兄，救着我們雙腿已廢的四弟，逃下衡山，隱居在同道家中，把我邵兄弟傷治好了。事後探聽姓聶的情形：我們是誓報此仇；那知當時火一着起來，他所保的鏢，裏面有五六千兩的古玩細軟，鏢銀也燒失了二千多銀子，姓聶的連賠償客人，帶因栽跟頭，把鏢局子收市，攜眷逃奔北方，匿居避仇。我們被姓聶的害了個勢敗人亡，那能再跟他兩立。所以我們訪尋着他的下落，遊集幾位至友來報仇雪恨，我們弟兄，已在死去的同手弟兄的靈前設誓，不把姓聶的全家置之死點，絕不罷手。萬大俠，你聽明白了我們緒怨的舊形，諒不能說我弟兄手黑心狠了。」

萬柳堂聽了點點頭道：「尙舵主，論你這回爲亡友復仇，不失江湖道的好漢行爲。不過到現在姓



聶的總沒逃出你的手去，一門老少全死在朋友你手裏，報仇報到這樣，已經算是足了；本利全還給你，儘可罷手吧，僅餘這麼一個閨門弱女，尙舵主你還非要她的命，似乎稍覺過甚。我萬柳堂既趕上了，焉能袖手不管，請尙舵主你高抬貴手，饒過這女孩子一命，就是我萬柳堂也承情不盜了。」說到這，那尙春陽尙未答言，那拜弟火鴿子金開泰趕向前來，厲聲說道：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姓萬的何必多管。我勸你趁早走你的路，要是不聽我金玉的良言，可怨不得我們翻臉不認得朋友。」說到這，向坐地閻王尙春陽道：「大哥，火道全被我勾通，我們也不便儘自耽擱了。」

續命神醫萬柳堂向這火鴿子金開泰一端詳，矮小的身材，焦黃的一張臉面，鷹鼻鵝眼，一臉奸猾之氣。穿一身青色夜行衣，左手提一口軋把翻尖刀，背後斜揹着一只碗口粗的黑漆筒子，長有二尺餘，萬柳堂一見即識這是「烏雲噴火筒」，是武林中最毒惡的暗器。斜揹在背後，用時一斜身，左手一拉筒尾的開繩，夾烟帶火射出去，兩丈四尺內決逃不開，只要被這種烟火掃上，立刻就得被燒傷，聶家這把火，一定是他一手做成了。這時聽他一發話，遂冷笑着說道：「金舵主」，何必這麼發威，萬柳堂一生就是好管閒事，天下事天下人管，金舵主我既出頭，就爲請你們弟兄多少給我姓萬的一些面子，你要這麼一點情面沒有，我萬柳堂就這麼灰頭土臉的走開，我何若不出頭現眼呢？朋友們，殺人不過頭點地，聶鏗頭惹火燒身，是他自取其禍。你們弟兄五人不過死傷三人。現在你把他全家戮死，

放火焚燒，只剩了這麼個弱女，還想斬草除根，有好朋友出來，還不肯罷手，也未免趕盡殺絕，金純主，你不用想着把這僅餘的弱女也料理了，就永絕後患。你們下手太辣，自有他親丁門下給他報仇，我萬柳堂言盡於此，你們再不快送個人情，我可要失陪了。」

火鴿子金開泰徒現殺機，向尙春陽喝聲：「併肩子，亮青子削他吧。」猛然一斜身，左手一拉「烏雲噴火筒」的閘簧，嘎吧的一聲，從他右肩頭上，一股子烟火向萬柳堂打來。萬柳堂早防到這小子要下毒手，急忙斜身把葫鏢頭的女兒一揮，同時肩頭微幌「龍形一式」，身隨掌走，撲到火鴿子金開泰的身旁。右腳才着地，左足尙蹀着，雙掌一分，「金雕展翅」，唰的右掌照金開泰的右肋便劈。火鴿子金開泰，冷不防用「烏雲噴火筒」烈火來燒萬柳堂未成，就知又遇勁敵，急待再發第二次火筒，萬柳堂巧快的身形已然勁掌挾風一擊，金開泰慌不迭的用掌中軋把翹尖刀一斜身，往上一握刀鏹，用了手「倒打金鐘」，往後一斬萬柳堂的右臂。萬柳堂倏的把招術一變，右手駢食中二指，往金開泰的脈門上一點，正中「曲池穴」，右臂一麻，筋絡一縮，噹啣啣翹尖刀墜地。忙往外一蹬身逃避，萬柳堂喝聲：「那裏走。」往前一進步，「織女投梭」，左掌從右掌下穿出，呼的擊中火鴿子金開泰的脊背，掌心却打在「烏雲噴火筒」上。仗着筒身是鐵的，要是竹木的，定被震破，可是這一掌，萬柳堂用了七成力，把金開泰擊出四五步，噗通的墜在地上，「吡」的聲把臉面全殫破。

那坐地閻王尙春陽縱步向前，先把金開泰救起，還有其餘的匪黨，上前跟萬柳堂動手，尙春陽倒是機警，看出萬柳堂赤手空拳連傷了自己這邊兩人，連自己和邀來的朋友算上，全不是人家敵手，就是拚命，也不過白栽在人家手裏，更兼火勢已成，再就延連當中這兩道院全連上，連自己人也不易再退出去，立刻招呼：「併肩子們住手，我交姓萬的這個朋友了。」復點頭向萬柳堂道：「姓萬的，我尙春陽成人之美，教你稍心如願，人請你帶走吧。相好的，再給你個放心，聶家的後代，要想報仇，絕不教她費事，我們哥兩個三年之內，一定重返衡山，重拾舊業，再掌山頭，有相好的你助着，姓聶的後輩又必去報仇，我們一定等他，朋友你請吧。」

續神醫萬柳堂哈哈一笑道：「好吧，承你慷慨讓步，萬某那好不拜領盛情，還告訴尙舵主你，今夜聶家孤女逃出你們弟兄手下，不定三年五載，必為全家報仇，咱們一言為定，絕無反悔，我萬柳堂橫身干涉此事，明知惹火燒身，漢子做漢子當，你們弟兄要到淮上清風堡找我，那可空勞大駕，我萬柳堂現在就住在乾山下歸雲堡，那位光顧，我萬柳堂竭誠恭候吧。」說到這，一斜身借着擰身轉側之力，嗖的騰身躍到聶姑娘的面前，借着火光已看見姑娘肩頭血跡殷紅，已被血浸透了一大片！愁眉苦臉，左手提刀，牙壓着下唇，兀立在那，萬柳堂撲到面前，說聲：「姑娘，隨我走吧。」那知這位姑娘悽然說道：「恩人，我肩臂帶傷，不能走了，你能教我不死賊手，我已感恩不盡，恩人別管我了。」

。「萬柳堂明白她不是還想拼命，想是跳到火裏自焚，萬柳堂用沈着的聲音說道：「孩子，是聶家後代，別忘了報仇，我這般年紀，你還有顧忌麼？來，我措你逃出火窟，死活再作商量。」姑娘竟被萬柳堂這股子正氣攝住。萬柳堂往下一矮身，姑娘不自主的往萬柳堂的背上一伏，兩腿一蹣，萬柳堂右手往後一伸，把姑娘的膝下搬住，左手一提長衫的前襟，扭頭向尙春陽喝聲：「朋友們，恕我不陪了。」

話聲一落，萬柳堂早辦好了出路，氣貫丹田，抱元守一，施展淮陽派的輕身飛縱術，草上飛行的絕技，脚下展動，已如飛鳥騰空，飛登東面走的廊頂子，越過這段屋面，往東不能走了，火着得正熾，腳尖點屋瓦，斜奔東北，將近前門見靠大門一帶，似有路可走，一瞥間見有潛伏的賊黨，萬柳堂只得攔險一試了，身形展動，一奪身竟竄到靠東北一座已竟燒得火烟亂竄的一排羣房，只有樑棟木架子方在燃燒，萬柳堂真個一身是胆，竟竄到這座火焰山似的中樑上，腳尖一點，從這中樑上已如飛鳥般落到東大牆上，才一着足，耳聽左首對面民房上喝聲：「射他！」萬柳堂腳下一用力，斜竄出四五丈，耳中聽得嗖嗖，啞吧啞吧，弓弦箭發的聲音，全射在民房上，續命神醫萬柳堂不欲再多傷賊黨的爪牙，腳下一點房坡，隨又騰身縱躍，如脫弦之箭，奔東北一帶民房，竄過來，其實跟這聶宅只一牆之隔，萬柳堂看見聶宅的四週潛伏着不少黨羽，怕被他們看見是投奔了物宅，給簡宅惹下無邊之禍

。自己遂故意的繞了一週，才投奔簡宅。從東邊風火牆竄入。簡宅閤家惶惶的。連長工僕役全各預備好了救火之具，隄防着火勢撲過來時好撲救。萬柳堂捷如飛鳥的從高峻的牆垣上下來，往地上一落，把巡視院內的壯丁們，吓得怪驚叫起來。萬柳堂喝聲：「你們不許大驚小怪的，難道連我這治病的郎中全不認得了麼？」長工們這才辨清了正是宅內請來的萬老先生，方要問萬柳堂指的是誰？萬柳堂已然健步如飛奔向中庭。簡老當家的正在客廳前觀望着西鄰的火勢，驀然間見萬柳堂攜着一個女子落在面前，驚喜之餘，剛要問老先生這是從那裏來，話才說得半句，萬柳堂一擺手道：「不要聲張，那邊細講。」簡老當家的跟着走進廳房。萬柳堂把這位全家遇禍的聶姑娘往迎面太獅椅上一放，回身查看，這聶姑娘左手緊握着那口鋒利的鋼刀，兩眼緊閉，銀牙緊咬，面色鐵青，昏沉沉歪倚在那，人事不知。

簡老當家的也來到萬柳堂的身旁，看到這種情形，不盡問道：「老先生，這是何人，可是從匪黨手中救出來的麼？」萬柳堂微搖了搖頭道：「少時再細講，請你吩咐他們，趕緊取一杯熱水來。」簡老當家的不敢再多問，隨即吩咐在外面伺候的家人，從爐灶上取了開水來。萬柳堂從這位姑娘手中先把那刀給撤下來，復從懷中取出一只藥瓶，把自己祕製的「七寶返魂丹」倒出三粒來，見姑娘牙關太緊，把姑娘的身體扶正了，使脊背緊貼椅背，趕緊招呼簡老當家的道：「老當家的，你幫我固亡，

好在你我全走這般年歲，不用存甚麼顧忌，此女身世太覺可憐，我們要盡力給她醫治傷痛，來，你把她的兩手托起來，我給她先行兩針，好開她的關竅，只不要叫她下一回復知覺時，兩手伸縮顫動穴眼

簡老當家的，此時對於這位續命神醫萬柳堂已竟奉若神明，唯命是從，並且萬柳堂的義俠行爲，更是欽佩，那敢再顧忌甚麼男女授受不親，忙把着姑娘的兩手托起，續命神醫萬柳堂把「七寶返魂丹」先放在桌上，從針夾中取出兩枚細如髮絲的毫針，用敏捷的手法，在姑娘的兩中指下一分，「少商穴」各扎上一針，萬柳堂果然有起死回生之能，針才下去，聶姑娘哎喲一聲，竟出了聲，萬柳堂已把三粒「七寶返魂丹」拈在手中。乘着姑娘牙關一開，把三粒藥全給納入口中，隨着招呼了聲：「姑娘，你得把藥嚥下去。」隨把那杯水送到姑娘唇邊，姑娘似已回復了知覺，兩手往回一縮，才覺到被人握住，倦眼微睜，看了一眼，萬柳堂重說了句：「姑娘你要把藥嚥下去。」聶姑娘似已聽明白，隨即將頭一低，把水嚥了一口，只是精神未十分灰復，順嘴角流了一半出來，萬柳堂趕緊把兩中指上的毫針給起了下來，向簡老當家的道：「好了，我這三粒硃丸，雖沒有起死回生之力，可也能救危急於剎那之時，老當家的你看見我給這位姑娘所用這兩針，看着極平丸，但是只要是猝然暈絕，人事不知，牙關已緊，藥物難投的，只要在少商兩穴上刺上兩針，立時就能解一時危急，如覺稍復，好容你治

療，就是沒有金計，只要你用兩拇指的指甲把這兩處穴道給掐住了，……」剛說到這，只聽姑娘的胸頭咕隆咕隆一陣響，一陣惡心，吐出一口濁痰，跟着哎喲了聲，睜眼一看，放聲哭起來，簡老當家一旁說道：「老先生醫術通神，真有巧奪造化之力了。」

續命神醫萬柳堂道：「老當家的過獎了，這位姑娘在負傷之後，見全家遇禍，只賸一身，又無放錐之地存身，被我這陌生的男子救出來，一陣急怒攻心，猝然暈絕，幸而他傷痕不是致命，要是致命之傷，那就危險了。」說到這，見這位姑娘悲聲稍愈，遂問道：「姑娘你盡難過會子有甚麼用處，你弄家後代是否僅留你一人，倘若真是已經闔家遇禍，你應該為你全家報仇雪恨才是，把千斤重担，放在你身上，你豈宜像那庸俗小兒女的行爲，我盼你要立起志氣來，作將來的打算才好。」

這位姑娘這才拭了拭淚痕，盈盈起立，向萬柳堂跟簡老當家的下拜道：「難女聶紫雲慘遭奇禍，年歲又輕，蒙老伯拔刀相救，使難女免落冤徒之手，尙沒領教老伯們貴姓大名，老伯恕難女無知之罪，」萬柳堂道：「姑娘不要多禮，我乃乾山萬柳堂，今夜是適因給你們這位芳鄰簡老當家的令郎醫病，趕這番尋仇兇殺，我一時多事，把姑娘你救虎口，適才我已看明，所來的全是江南道上的綠林，我想姑娘你此處不能再立足，你可以先往別處親友投奔存身，徐圖復仇之策。」

聶紫雲姑娘悽然落淚道：「難女全家遇禍，父母姐弟，以及我父親門下的三個徒弟，全死在賊人

手中，只有我一位盟叔，當時也受了重傷，似乎逃出宅去，也不見得能逃得活命，我父親原本不是此地人，在這石猴驛也是寄居，我們老家是直隸滄州的，莫說難女是在江南生的，就連我父親也是二三十年沒回原籍，老家有甚麼當門家族沒有，難女那會知道，老伯此次陌路援手，難女沒世不忘大德，就是我死去的父母，在九泉下也感恩不盡，難女偷生人世，只想着爲我全家報仇，但是以難女這種平常的本領，報仇二字談何容易，我只有將來再說吧。難女想叩求老伯幫助難女，收殮我全家已死的屍骨，葬埋後，難女找一座尼庵落髮，只要皇天不負我的苦心，我終有手刃仇人之日。」說到這再也忍不住，竟嗚咽着哭泣起來，兩位老者聽着不盡惻然，簡老當家的不由現形於色的說道：「姑娘不要過於悲痛，聽你所說，你現在只賸了孑然一身，無投無奔，我們雖然不甚來往，可是遠親不知近鄰，姑娘你不嫌我這鄉農人家，你只管在也這裏住着，我雖不是甚麼豪富，添一個人吃飯，我還說得起，只管在這住着吧。」

紫雲姑娘方要答言，萬柳堂含笑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這件事我看你強攬不得，你固然是見義勇爲，當仁不讓，只是你不想想聶家的對頭是何如人，所來是衡山五惡，雖只剩了兩個，可是所約來的一班江湖道。全是江洋巨盜，此來報復是想斬草除根，絕不願再留後患，偏偏遇上我這多事者，給他們留了後患，你想他們那肯甘心，你把姑娘收留下，不止於姑娘一身不能保，連你府上也要掀起一場大



禍，老當家的，這種義舉你作得麼？」萬柳堂這番話說得簡封目瞪口呆，作聲不得。

聶紫雲聽了，柳眉一蹙，向萬柳堂道：「萬老伯說得極是，難女一身孽重，後患無窮，自身死不足惜，何忍帶累仁厚的老伯，還是依難女的主張吧。」續命神醫擺手道：「姑娘你不要着急，我萬柳堂要是有始無終，教姑娘你再落到仇人手中，我枉在江湖上行俠作義了，姑娘你先把傷痕敷些藥，咱們再商量。」說到這，把自己帶來的藥袋打開，拿出一瓶「金瘡鐵扇散」來，把紫雲傷處的衣服又撕開些，把鐵扇散給在傷口上，從外面用布給勒好，這才說道：「姑娘，你看，我萬柳堂已竟數年歲，自問飽經憂慮，歷盡艱辛，絕不像一班少年人，燥切從事，我看姑娘你勢須離開這裏，暫避仇人，就連收殮骸骨，葬埋已死的事，也只好請萬老當家幫忙，代為收殮，姑娘你只要信得及我，隨我到乾山歸雲堡暫住，我說句不自量的話，我萬柳堂無兒無女，拿你作我女兒看待，不致說不下去吧？匪徒們就是不肯甘心，有我萬柳堂守着，諒他們也奈何你不得了。」

聶紫雲一陣靈機觸動，向萬柳堂面前一跪道：「難女蒙你老不避艱辛，救我於虎口之中，又蒙仗義收錄難女願拜在你老身旁，作為螟蛉義女望義父慨發鴻慈，女兒縱然今生不能報答深恩，來世亦當結草啣環。」萬柳堂道：「好吧，我萬柳堂要盡我這點棉薄之力，與賊子們週旋，快快起來，商量正事要緊。」這位紫雲姑娘遂叩頭起來，站在一旁，「姑娘你是名鏢師之後，我也是武道中人，全不要

失却江湖人本色。要是矜持拘儘，我倒看不慣了，姑娘你坐下講話吧。」紫雲姑娘遂點頭坐，萬柳堂又問了問聶鏢頭跟衝山五惡，結怨的詳情。

紫雲姑娘遂把當年聶鏢頭保鏢結怨的情形說了一遍。萬柳堂道：「我跟匪首尙春陽結下樑子，我萬柳堂必要助姑娘報仇，可是匪徒們尙未必肯等待我們去找他，就許再接再厲的跟尋你的下落，和我萬柳堂爲難，所以我不敢教你在此石猴驛安身，這裏托付你簡老伯，以鄙居的情誼，替你料管善後的事，匪黨們就是暗中窺探，見沒有收留你，也不致濫殺無辜。你隨我回乾山歸雲堡匪黨縱不甘心，只要他敢入歸雲堡，就教他討不了好去，不過歸雲堡只有男子，全堡中沒有帶眷屬的，你我雖是父女，也不宜久居。我想你先暫避匪黨的鋒芒，教他們嘗到我萬柳堂的厲害，知難而退之後，我把你薦到西嶽上天梯蒼龍嶺，碧竹菴慈雲菴主門上，憑我這老面子，必能設法把你拜在菴主的門下，菴主是西嶽大俠，你能够虔心學藝，只要能得着菴主的真傳，定能爲你全家報仇，你學藝期間，仇家就是知道你在碧竹菴，他們也不敢正眼窺視，姑娘你看這麼辦可好麼？」

紫雲姑娘聽到義父萬柳堂不止把自己帶到歸雲堡，還許着把自己薦到西嶽大俠慈雲菴主的門下，自己雖在悲傷痛悼之餘，也覺爲十分欣幸，自己隨老父已練了六七年的武功，倘能再列西嶽俠尼的門下，將來定有成就，忙誠懇的答應道：「義父能替女兒這麼盡力打算，女兒有生之日，皆義父之賜了

，「萬柳堂又向簡老當家的囑付了一番，並教簡封囑咐他宅內人，口頭謹慎，對於聶姑娘會到這裏來。隻字不得再題，免取殺身之禍，萬柳堂又到少公子面前看了看，居然已奏奇效，筋絡已舒，只氣待血再充實，筋絡再養三日即可行動，遂給留下一瓶珍貴的丹砂，看了看外面，西鄰的火勢稍殺，東方已作魚肚白色，遂教簡老當家把紫雲姑娘安置在一間靜室，好教他歇息一日，頂到晚間，再一同起身，天光亮後，有御鄰們才敢出頭撲救聶家的餘燼，簡老當家這才出頭，代報官家，料理一切，好在當夜是有貼近聶家的，全聽到匪黨在房上威嚇鄰鄉，不准多管閒事，這種仇殺的事，誰敢多管，此時官家一查問，異口同聲說是仇殺放火，毀屍滅跡，從來民不舉官不究，沒有苦主，官家不過照着例行公事飭屬嚴緝逸匪，二老當家向衆人聲明，自己因為兒子的病好了，願做些善事，出資給聶家所死的人殮埋，這些事不去管他，當晚黃昏之後，續命神醫萬柳堂，帶着義女紫雲姑娘回轉歸雲堡，果然不出萬柳堂所料匪黨竟於第三天夜間闖入歸雲堡，要報石猴驛之仇，那知歸雲堡中，佈成十面埋伏陣，要使強徒鐵羽回。

## 第十六章 歸雲堡怒傳俠義東

續命神醫萬柳堂早防到匪黨不肯甘心，早晚要捲土重來，匪黨來了三個人，是尙春陽爲首，那兩個

是邀來的死黨，一個叫麻頭鬼薛進，一個是南中海盜獨霸三湘許月明。這三人全是一身本領，久闖江湖的巨盜，那知一入歸雲堡，立刻困在堡中，三人全是高來高去的功夫，只是全用不上了，這歸雲堡前文已敘過，屋頂上滿佈着野草山花，暗中隨着下面奇門的佈置，暗裝着繃弓吊弩，穿地鋪，倒鬚鉤，凡是死門的道路，下面是走不出去，上面是步步埋伏，還算那獨霸三湘許月明，經的多，見的廣，略懂八卦生剋之數，才淌上一張吊弩，趕緊招呼同黨落到下面，倉猝間悞落在傷門，越走越找不着門戶，工夫一大，連方向全不知道了，直轉了兩個更次，好不容易找到生門，那麻頭鬼又走散了幫，獨霸三湘許月明只得跟尙陽春逃出堡來，萬柳堂既然把麻頭鬼捉住，又發覺來人中竟有行家，遂派門徒們追趕，那獨霸三湘許月明，衡山匪首尙春陽，知道歸雲堡已有防備，拚命逃出堡來，許月明機警異常，不走平坦的山道，反率領着尙春陽奔向乾山亂山中，不過被要路上的伏棒射了兩箭，依然逃出萬柳堂門徒之手，那麻頭鬼薛進，被擒之後，被萬柳堂盡情凌辱一番，把他放出歸雲堡，萬柳堂對這義女紫雲姑娘的家傳武功，全一一的指教了一番，爲是歸到碧竹菴門下，不致教俠尼看出不合，把前功盡棄，得就悞數年。

在歸雲堡住了月餘，萬柳堂親自到石猴驛去了一次，見簡老當家的把聶家的被害人全給收殮葬埋，自己這才放心，遂把紫雲姑娘送到碧竹菴，拜在慈雲菴主的門下，姑娘以一身雙重，叩求菴主許他

刺渡，菴主只是不許，說他不是佛門中人，只許他帶髮修行，賜名修緣，修緣的宿根夙慧，頗爲菴主垂青，把菴主的一身絕技，傾心傳授，練的武功突飛猛晉，可是她不僅是聰敏靈慧，天性還厚。菴主知道她的已往事，時時的用佛家的因果來化解她一腔冤憤，只是修緣常常背人隱泣，痛切全家的慘死，對於義父萬柳堂更是時刻不能去懷，每隔個三五個月，就跪求師父，準許到歸雲堡去探望義父。萬柳堂倒恐怕她荒悞學業，自己既攔不住她，又怕她藝業未精，遭了仇家的暗算，只好自己隔幾個月到碧竹菴去看望她，萬柳堂本是一身無罣碍的，想不到到老來倒多了一層兒女牽纏，無法擺脫了。

續命神醫萬柳堂把修緣與自己遇合的經過，對師兄鷹爪王細說了一番。大家聽了，不由讚嘆，鷹爪王道：「一飲一啄，莫說前定，這番遇合，更是宿世之緣。我看姑娘這種冰雪聰明，卓絕的秉賦，絕非一班平庸女流之輩，將來得菴主的慈悲，定能昌大西嶽一派，不過那衡山五惡，橫行江湖，綠林道全非常推重，將來她要爲全家報仇，師弟你不要過於大意了，總要助她一臂之力才好。」

續命神醫萬柳堂含笑道：「我雖不能袖手，也要看她自己的造詣。要報不共戴天之仇，這是她個人的孝思不貳，我那好阻止她；不過身列碧竹菴的門下，她武功造詣不到了爐火純青，菴主也不容她妄自行動，自貽門戶之差。那用得着我這個無用的義父操心呢！」這時酒筵已罷，由莊丁伺候着淨面後。仍回到客堂待茶。這時萬柳堂又向鷹爪王問道：「師兄，此次忽然來到中州，又與菴主一路同行

，敢是有甚麼事麼？」鷹爪王道：「事出非常，禍起不測，淮陽派的已往威名，被我一入斷送了。」遂把擒匪作亂，欲取關中，自己恐怕恩兄楊文煥或崔匪禍，差大弟子華雲峯持書來接恩兄到淮上清風堡避禍，以致引起了無限風波等情一提，續命神醫萬柳堂聽了，不盡怒焰陡熾向鷹爪王和慈雲菴主道：「師兄，菴主，我們兩派行道江湖，歷來不爲己甚。雖則我們保不定跟水旱兩面的綠林道中人結怨，可是我們自問沒有趕盡殺絕，不爲他人留有餘地，如今鳳尾幫一班跳梁小醜，竟敢公然挑釁。與淮陽派西嶽派做對，擄劫兩家門下，蛇頭箭代東，不啻是依仗着十二連環塢地險人多。示威逞勢，我們是爲爭兩家固就擺上有威名，刀山劍樹也必要一試他鋒芒。可是彼逸我勞，身臨險地，處處陷着危機，就是勢均力敵，匪徒已先佔着三分便宜，這真是匪徒狡惡之處。我們如若屆時不去踐約，只兩派的威名掃地，從此江湖沒有我們立足之地。這次是我兩家生死關頭，不論如何我們也得跟鳳尾一決幫雌雄，不過我風聞鳳尾幫自從中興之後，在浙南雁蕩山，水分關，十二連環塢立總舵之後，勢力愈加雄厚，網羅大江兩北的亡命之徒，歸入他舵下，內中很有些傑出的人材，爲他幫中效死命。所以近年來的鳳尾幫未可輕視。我們這次要以全力應付，倘或一朝失勢，豈不把我兩派的威名喪盡，請問菴主，打算怎樣跟鳳尾幫解決此事呢？」

慈雲菴主遂說道：「貧僧卅年來潛心經典，息影禪林，本想把未來的歲月，只在這幾徒兒身上消

磨。不料萬般由命不由人，我這麼打算，逆事重重偏來尋找，致令我清靜禪林，也變是非之地。鳳尾幫這般孽徒，竟敢結黨成羣，來與我等爲難。貧僧勢不得跟這班孽障週旋，何況貧僧的愛徒又落匪徒之手，這尤其是我西嶽派以來的奇恥大辱，貧僧焉能與這班孽障善罷干休。所以跟王師兄聯袂下江南。只有憑我們這兩派之力，跟鳳尾幫的掌舵人一分生死存亡，別無善策，萬師兄素有智囊之名，如有甚麼辦法，還請賜教一二。」

續命神醫萬柳堂道：「固然是將在謀而不在勇，兵在精而不在多。不過也得看對手的實力如何。若論菴主的掌中一口鎮海伏波劍，跟十二顆沙門七寶珠，江湖上絕無敵手。我們掌門王師兄七十二式錯骨分筋掌，鷹爪力，也敢稱雄武林，足能跟鳳尾幫一較高低。可是鳳尾幫實非平常的綠林道可比，既據天然奇險之地，復得一般成名的綠林道相助，此去一入十二連環塢，只許勝，不許敗。俗語說：雙拳難敵四手，好漢架不住人多，我們人尙也怕不敷調度，我們既具不兩立之心，應該用獅子搏兔，亦出全力來對付他們，我看還是召集我們兩派的同門，用全力一擊粉碎鳳尾幫，以全兩派的威望。我記得菴主的同門中尙有幾位身負絕技的前輩，何不請出一兩位來，鳳尾幫總然匪黨衆多，也足以殲滅，那一來何患不能挽回兩派的威名。」

慈雲菴主對於萬柳堂這麼重視鳳尾幫，心裏很不以爲然。不過夙知萬柳堂言行如一，作事極有分

寸，他這麼說必有原由，定是洞知鳳尾幫的幫內情形。遂說道：「萬老師指教的極是。驕敵必敗，貧僧不敢不守此戒，但不知這鳳尾幫掌龍頭總舵的究是何人，現在有幾個領袖？萬老師要是知道，何妨見示？」

萬柳堂道：「鳳尾幫在江南道上已有多年的潛勢力，當初第一代創對立舵，只在閩中，後來漸漸散佈到長江上下游，傳到第三代，已有雄厚的勢力，那時總舵除了福建台灣，又在江蘇鷹灘山設立總舵，掌舵的龍頭老頭子，就是現在掌外三堂的蕭香主，此人名水銀蕭蕭俊，竟因跟江南的官府結怨太深，被兩江總督調集了兩江水師營的精銳，聘請了江南十一家鏢行，大舉剿除，這一下把鳳尾幫弄了個瓦解冰消，幫匪星散，彼時竟有本幫閩中的一位掌舵的，名叫天南逸武維揚，來到江南，召集黨徒，中興鳳尾幫。重立內三堂，把蕭俊降為外三堂的香主。這龍頭總舵老頭子天南逸武維揚，雖是出身綠林，但是威鎮南荒，有一身絕技。身輕如燕，能在數十隻漁船樞竿頂上飛行。使一桿九合無絲銷子槍，兵刀招數得異人的傳授，自成一派。自從重整鳳尾幫，武功機智，處處勝人，威望孚衆。把鳳尾幫整理得勢力較以前愈加雄厚，漸漸的把黨徒散佈到北方。只要有水路的地方，就有他幫中的徒黨。更兼各處成名的綠林，不能立足的積匪，全被幫中網羅收容，這一來鳳尾幫更形猖獗一時。據聞十二連環場更是奇險，當初沒被這鳳尾幫佔據的時候，不過是雁蕩山下，一道積水的險灘。自



經天南逸叟武維揚在這里立了總舵之後，按着原有的險要再加以人工的修治，遂成了一座神祕的盜窩，這些事在先我也不知道，這是我一個至近的朋友，他是曾經在浙南幹過鏢行，新近洗手。對於鳳尾幫的事知道的較確，我無意中聽他談起才知道這麼詳細。所以我想多請幾位同道，免得臨事棘手。」

慈雲菴主口念「彌阿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原來是天南逸叟武維揚這老兒作了鳳尾幫龍頭當家的，莫怪這麼猖狂了。萬老師這倒真是不爲過慮了，武維揚這老兒貧僧久耳其名，他那桿九合無絲鎗子槍，是武林中的一絕，此人威鎮南荒，跟內地絕無來往，想不到他竟掌了鳳尾幫的總舵。萬師兄一番美意，我焉敢過於自恃，我想方城山青蓮菴，輕塵師太，和豫晉交界的黃澤關，鐵佛寺，多指大師，還可以請他們兩位助我一臂之力。我這兩位師兄或不能親自下山，也可派他們下山相助。只是須煩萬老師派人替貧僧送信才好。」萬柳堂道：「這件事好辦，菴主交給我吧。」說話間簾子一起，從外面進來三個少年。頭裏這個，年約二十多歲，細條身材，劍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眉宇間不怒自威，骨格矯書建。第二個身材瘦削，是五短身材，看年歲也在二十上下。後面這個却是身短體胖，黑紫的一張臉面，濃眉大眼，臂粗腰圓，腆胸疊肚，鼻息咻乚，可是胖的並不虛浮，肌肉顫着格外堅實，一張胖臉，現着一片笑容。這三人進得屋來，頭一個高身材的向萬柳堂招呼了聲：「師傅，弟子把盧家口的專辦完，那四眼狗牛七，已經立刻離開盧家口，答應永遠不再回盧家口。弟子沒肯過於難爲他，只地

他耳朵削去半個，給廬家口一幫的居民百姓留個記號，那時他只要再回來，那一帶的人立刻給咱們送信。」萬柳堂點點頭。隨說了聲：「帶你兩個師弟給你師伯跟師太行禮。」

鷹爪王識得這是萬師弟掌門大弟子祝民瞻，和二弟子賈斌，惟有那黑胖小子却沒見過。祝民瞻向身後兩人一招呼，一齊走向前來拜見師伯，祝民瞻拜見完了禮，隨向鷹爪王道：「師伯，你老好幾年沒來了，我賈師弟你老見過一次了，這胖師弟名叫左恆，師傳收他還不到三年呢。」說到這扭頭向這左恆說道：「師弟，你頭一次見師伯，還不跪下給師伯磕頭？」那左恆兩隻滾圓的大眼，向鷹爪王看了看，扭頭又向萬柳堂招呼道：「師傳，是真磕頭麼？我怕師兄寬我。」萬柳堂笑叱道：「師伯還有假的麼，再這麼胡說，師伯就惱了，」左恆一聽，立刻撲通的往地上一跪，衝着鷹爪王就叩頭。一下子磕猛了，咚的一下腦門子磕在地上疼的用手柔着腦門站起來。衆人不禁哄然大笑。這左恆也臊的臉像紫茄子，祝民瞻復向左恆道：「還得給師太行禮呢？」慈雲菴主擺手道：「不必了。」祝民瞻等拜見過菴主，復與司徒謙和碧竹菴門的弟子彼此見過禮。這時萬柳堂手指着這胖子左恆道：「師兄，菴主，莫看此子庸俗，他還是少林寺監院慧善禪師的愛徒。只爲禪師奉令到福建少林寺接掌羅漢堂，不能把他帶去，他又沒剃度，少林寺宗法極嚴，留在廟中沒人照管，慧善禪師竟把他送到歸雲堡，做我記名弟子，這一來我倒不好不盡心的照管他了。此子雖是天生慈直，可是純厚的心地亦非他人所能

及，更兼天生神力，慧善禪師因爲他身入武林，總得多少傳授他些武功，只是他身體這麼笨重，別的功夫實非所宜，只傳給他易筋經，八段錦的祕傳。此子天生神力，再加上慧善禪師的親傳，兩臂有千斤膂力。可是輕功提縱衛沒法教他了，歸在我門下，我只能傳授他一些橫練功夫，只是真能練成了，却非三年兩載的功夫了。」

慈雲菴主看着左恆，不盡含笑向萬柳堂道：「萬老師，你要在此子身上多下些功夫。莫看他缺欠聰明，可是他根基深厚，福壽之相，在這一班門弟子中，還沒有趕上他的呢。」鷹爪王道：「自古庸人多福，絕非虛語。師弟，我們這淮陽派的門下，散居各處的，師弟可知道有幾人？我們按本派門規，傳俠義柬邀他們到清風堡爲本派一爭存亡，師弟你趕緊的替我代勞，開列名單，我們也好急早成行，列了得再生禪故。」萬柳堂遂就燈下開列了一張名單，又擬了一封信稿，請鷹爪王看。見名單一共開上了十一名。鷹爪王又在名單上添了四個人名，其中除了三位全是跟這師兄弟是同一輩分，其餘是第二代第三代的門下。鷹爪王道：「師弟，這燕釵雙俠，跟山左鐵簫道人，這三位師哥，全是閑雲野鶴慣了的，全是年過古稀，我看未必肯再出世吧？」

萬柳堂道：「我也知道他們老弟哥兄三位未必肯再管閒事。不過是我淮陽派成敗關頭，三位師兄在我們門戶中年歲最長。這種大事不去稟告，將來定要落師兄們的責備。所以不必指望師兄們相助

只把我們的脚步站住就是了。鷹爪王點頭稱是，當時由萬柳堂親自寫了三封請柬，剩下的金山兩位門弟子祝民瞻，和司徒謙兩人寫好，由鷹爪王簽了淮陽派掌門戶人的鈐記。淮陽派立的門規，是鑄就一顆金鈐記，是振翅飛鷹，凡是淮陽派門下，只要見着這個鈐記，不論地隔多遠，要晝夜兼程的趕到。若是傳柬不到，以違反門規，蔑視師長處治。當時把這十五份俠義柬備齊，慈雲菴主也把西嶽派青蓮菴輕塵師太，鐵佛寺多指大師的信寫好了，交與了萬柳堂，請萬柳堂代遞。萬柳堂把祝民瞻跟賈斌叫到面前，把五封書信，十二份俠義柬交與了祝民瞻，教他兩人備兩匹快馬，帶足了盤費，先把河南省境內的四份柬帖送到，路遠的山這四個門下分頭代送，不得稽延慢事，再由賈斌專去方城山，黃澤湖，代慈雲菴主去請西嶽派的兩位前輩。祝民瞻趕奔山東直隸，請燕趙雙俠，跟鐵籠道人，然後趕到淮上清風堡綠竹堂覆命，祝民瞻跟賈斌全領命立刻起身，星夜去傳淮陽派西嶽派俠義柬，萬柳堂這兩個門弟子剛剛走後，這裏剛要傳話教壯丁預備大家歇息之地，稍事歇息黎明就要起身，竹簾一起，從外面進來一個急裝勁服的少年，年歲約在三旬上下，揣着一個黃包裹，却是滿面風塵之色，鷹爪王跟慈雲菴主全見過，這是續命神醫萬柳堂的二弟子張熙，論年歲比祝民瞻還大着一兩歲，張熙也是帶藝投師，武林中是以入門先後論，這二弟子張熙跟祝民瞻是萬柳堂的兩條膀臂。萬柳堂雖是自稱不再多惹是非。可是他暗中依然是行俠作義除暴安良，不過不爲名不爲利，抱救人濟世不心

，這種行徑，鷹爪王跟慈雲菴主全看的出來，只不過不肯說破，誠發起一番敬服之心。這二弟子張熙的形狀，一望而知又是奉萬柳堂之命，去作那鋤強誅惡的事，彼此倒不便問了，張熙挨位行過了禮，隨即向師傅說道：「弟子奉派到青龍鎮。何家塢去找那雙掌鎮關西辛老鏢頭，他接到了師傅的信，毫不遲疑，立刻按着你的意思照辦，三日後準有回信。」

續命神醫萬柳堂點點頭道：「很好，我想辛鏢頭俠肝義胆，雖是担些風火，定能爲我們幫忙呢。」說到這目注定二弟子張熙道：「我看你這種神色，大約是又有甚麼意外事麼？」

二弟子張熙道：「師傅西嶽派這豫陝一帶，是否只華山碧竹菴菴主，領袖西嶽派？」萬柳堂把面色一沉道：「我問你中途所遇的事，你怎麼竟問起菴主的門派來，怎麼這麼失禮呢？」

張熙忙答道：「弟子所遇的事頗爲離奇，菴主門下可有叫鳳梅的門徒麼？」萬柳堂尚未答話，鷹爪王巽然問道：「菴主門下確有叫鳳梅的女弟子，不過是俗家的闖名，在菴主女弟子中，法名修明，你莫非見着她了麼？」張熙道：「哦，原來菴主的五弟子修明師兄俗家的名字是鳳梅，這就對了，這一說這位五師兄定是已遭甚麼禍事，弟子這裏有一點東西，請師傅跟菴主一看便知。」說着從囊中掏出一張紙來，紙已折皺的十分難看，這張紙也就定六七寸見方。並不是作信箋的紙張。

萬柳堂乍接到手裏，見上面並沒有字跡，不過是一張折皺的包東西用的廠紙，萬柳堂是久歷江湖

人，目光敏銳，微一遲疑，把這張紙舉起來，衝着桌上的燭台一照，雙眉一蹙，仔細看了看。見這張紙上，滿扎了針眼，竟用針孔扎成字形，不過字跡筆畫不清，得仔細參詳，才看出來上面一共是三十六字，大意是：「宇呈西嶽，賊據赴江南，時水時旱，黨衆防嚴，時用蒙藥，徒與雲兒，無脫囚之望，師速來救，鳳梅。」萬柳堂辨明了這三十六字，咳了一聲，急向慈雲菴主曾師兄鷹爪王道：「菴主，師兄，這敢情是鳳梅一紙祕函，却落在小徒的手內。二位請看，可是他的語氣？」慈雲菴主那麼沉靜的高僧，立時也有些動容，與鷹爪王齊來到桌案前，由慈雲菴主接過這封祕函，映着燈光看了一遍，慈雲菴主向張熙問道：「此信怎樣得來，可是小徒鳳梅親手交付，可會見着你華雲峯師兄，你要詳細說來，千萬不要隱瞞才好，」張熙這時已知淮陽派西嶽派折在鳳尾幫之手，兩個門人被擄，事起非常，遂把經過的情形細說了一遍。

原來張熙奉萬柳堂之命，去到青龍鎮何家塢，找那早年馳譽關西，現在洗手不幹的雙掌鎮關西辛維邦老鏢頭，把事辦完，已是二更之後。依辛老鏢頭就想教張熙在自己家中住宿一夜，第二日一同回歸雲堡。張熙向辛老鏢頭道：「家師性情太急，弟子不敢就擱，得連夜趕回去覆命，改日再看望你老吧。」說罷轉身告辭，離了辛鏢頭家中，這時已是三更過後，萬籟無聲，出了青龍鎮，一片綠野，青樛滿地，映着那天空，一鈎斜月萬點銀星，更顯得清涼幽寂，張熙不由得越發高興，施展開夜行術的

功夫，身形似箭，蹿躍如飛，向楊家莊，一帶走來，這時正是青紗帳的時候，正是綠林出沒之地，張熙身形飛快，脚下又輕，一點聲息也沒有，剛轉過崂山山角，正有一段橫穿崂山的山道，入山道不到一箭地，這一帶山道頗為崎嶇，脚下未免放慢。突聽得遠遠似有一片脚步之聲。張熙心想，這種深夜還有在山道裏走的，定非平常商旅，不是鏢行，也是江湖道中人，張熙藉着旁邊一片青裸子，自己隱住身形，向外查看，足聲越來越近，轉瞬到了面前，見這一夥人，一共是七名。押着一輛轎車子。這種山道凹凸不平，車走在山道上，尤當難行，走的極慢。這護車的七人中六個全是穿短衣佩兵刃，只有一個連鬚落腮鬚子的，穿長衫在後面督着前面的那輛車，車前面那兩人互相抱怨着，可是說話似乎背着後面那匪首，一個說：「香主過於小心，淨給咱們找苦子吃，其實從水面上走，省多少事，大家少受多少罪，憑我們這班人會被點子走脫了，我看這麼走，到不了總舵，準得出事」。另一個說道：「你別報怨，我看香主這麼仔細，必不是無故自起矛盾，就以我們還沒出河南境，就奉了西路總舵上三次轉牌，這次我們才把秧子起出來，人家也跟着發動，這次敵人下來的人還不少，所以這裏不止於接到西路總舵的轉牌，連龍頭幫主那裏，也用連環馬，千里傳書，嚴令沿途各路舵主妥爲接應，無論如何，不得再教兩個秧子脫了手。事情若不緊急，也不致這麼嚴厲，好在一出崂山，就有鄧舵主那裏備船迎接。……」張熙大致聽兩人這麼叨念着，已轉過這個山灣，不過這番話說得良是可羨，張

熙從青裸子裏，跟着聽着，一時好奇心動，遂想倒要看看這班江湖道中人，倒是這麼個路道。並且又有車輛，話風中分明是綁擄的肉票，這一動疑，立刻暗中跟綴下來。張熙這一多事，無意中竟得着被擄兩同門的下落，這一來有分教，祕孔呼援囚野店，雙俠一怒下乾山。

## 第十七章 下乾山荒村尋盜迹

張熙竟要查明這幫匪黨的來蹤去迹，暗中跟綴下來，可是這羣匪徒，非常機警，張熙只跟綴了不遠，就險些被匪黨發覺。趕到了山口，只見遠遠的有一處小小鎮甸，暗中聽得這班匪人商量，要在這山口外的鎮甸上落店，張熙遂立刻借着叢林青裸子障身，見那班匪人立刻撲奔了鎮甸外，那座小店，張熙隱身暗處，見匪黨們把店門叫開，跟店夥似在口角。還是年老的匪徒向前攔阻着黨徒們，不教吵嚷。隨即向店夥大聲說道：「我們又不是強佔官房，幹甚麼螞蟻蜚蜚的，吃飯給飯錢，住店給店錢，你要是故意刁難，可是自找苦子吃。」門外這一吵嚷，門裏又出來一人，向這夥匪徒說道：「爺台不要誤會，您來到這是財神爺，我們那能拿財神爺往外推。不過小字號原就沒有寬大房間，你來的時候又晚，現在只有兩間是裏外間，你能將就任麼？」那名匪首答道：「既是沒有別的房間，我們將就住吧。」店家吩咐着夥計把店門打開，轎車輛進店。



張熙見店門重閉，遂從那店後，繞進去，尋升到屋面上，只見匪徒們正圍着那車輛，從車上抗下兩個長形的口袋似的，抗進靠東面的兩間客房內。店夥們看看有些怔神，那名匪首，向店夥道：「不用你看着奇怪，我們是辦差的，這是兩股差事，你們少說話，少管閒事。」店夥們見這班人。一個個短衣帶兵刃，不是兵就是匪類，反正不是善良的商人。只得竭力的敷衍伺候，這般匪徒進了客房，店夥忙着給現燒水泡茶，張熙一相度這店中地勢，並不是甚麼大店，通共不過十幾間房，東客房一排是六間，匪徒們住的是靠北首的兩間，既矮小，更沒有後窗，探查頗費手脚，張熙在屋面上把身上收拾緊趁利落，直候到店家把酒飯全給擺上，全往外間圍棹痛飲起來。張熙翻身落在院中，蹣跚輕步來到窗下，紙窗早經破得許多孔洞，用不着現費事，遂眇一目往裏看時，只見這堂屋裏是只有陳設的棹倚，沒有床鋪，迎面擺的八仙棹已挪到地當中，匪徒七人中只有五個圍坐着八仙棹前痛飲。那年老的匪首據坐在迎面上，只把酒杯微微沾唇，別的匪徒全是酒到杯乾狂飲不已。

張熙來到裏間窗外，往裏偷窺時，只見裏間是迎門一鋪木炕，木炕上倚着牆半躺半坐着兩人，屋裏燭影昏吟，辨不清鋪上人的面貌，兩人四肢全用繩細着，兩人隱約是一男一女，髮亂篷篷，形容憔悴，兩個匪徒提着刀在木炕前監視着，被囚的兩人似乎方才蘇醒，精神頹廢，一個身量高大的匪徒，用粗暴的聲音喝道：「喂，相好的，想吃喝走動，可趁早言語，我們是過午不候，相好的，想開着點

，你們遇到爺們手裏，這是相好的你們的福分，只要老老實實的，絕沒有你的苦子，那男的抬頭翻了翻眼皮道：「你要想收拾你華二太爺，趁早給你二太爺個痛快，這麼折辱我們，乃是匹夫的行爲，我們可要口出不遜了。」那個年輕的匪徒惡狠狠的說道：「你落在爺們手中，死活不過爺們一舉手之勞，相好的，你不知沾了誰的光了，你要再這麼喝五吆六的，別說我可給你個厲害。」正說着一擦門帘，那有年歲的匪首，從外面走了進來，向兩個匪徒說道：「你們不要吵嚷。」隨向兩個被擄的人說道：「你們也是武林名家的門下，諒不至不明理，你們冤有頭債有主，我們是奉命辦理，不敢不這麼辦，只要你們不想別的道，我們決不願跟你們故意爲難，你就是任性施爲，也休想逃出手去，何必自找無趣。」說到這，向身旁兩個匪黨說了聲：「把食物拿些來，教他們吃點。」那個高身量的匪黨轉身出去，不一刻從外面端進來一盤餛飩，一碟鹹蛋，兩碗水，放在了板鋪上，那匪首却令手下黨徒把兩人的上手全給解開，善言安慰着，教兩人隨着進飲食。這時那男的才悵聲說道：「咱們既有樣子，就該早早把爺們攙了，你們這麼不敢痛快下手，這是自留後患，我們得了手決不留情！」

張熙在窗外聽他們這話，分明是想故意激怒匪徒，那知匪人更不介意，向手下兩個黨羽招呼了聲：「你們趁這時吃飯去，酒不要多喝，我看着他們行了。」兩個匪黨齊答了聲：「齊舵主，你吃好了，我們倒替着看守吧。」那匪首搖頭道：「我們在客途沒有那些規矩，快去吃過飯，再替換着守票要

緊。」那兩個匪徒隨即出去，張熙空在外面守了這喚半響，依然沒聽出一些結果來，並且連兩人的面貌也沒十分看清，不禁暗自着急。暗中一試這上下的窗扇，上半截倒全是活的，可以啓閉，不過雖看出有可以出入之處，只是匪黨衆多，自己也不敢妄自動手。

就在這時，暮地在那正房轉角處有脚步声；張熙忙一擰身竄到靠店門這邊的東南牆角，隱身在黑影裏，再看時，正是店夥又提了一壺開水送進了東廂房，工夫不大，店夥出來，張熙容這店夥走開，方要再奔窗前，突然聽得過道的頂子上微有聲息，經目看時，陡現一條黑影，略一停步，那條黑影竟如飛的竄上西房，向下面不住的張望，跟着就見這條黑影一聲聲，輕飄飄落在院中，用形展動，到了匪黨住的屋門首，略一瞻望，直闖入屋中，張熙這不再遲延，跟着也竄到門前，從門隙往裏看時，只見剛進去這個匪徒，年約三旬上下，面貌奸猾，眉宇間還現凶狠暴戾之氣，一身青色夜行衣，背插折鐵刀，筋跨鹿皮囊，方跟屋中的匪徒們敘話。看匪徒們對來人似非素識，個個按面兵刃，來人却說：「弟兄們，我奉鄂七爺令來的，接到西路總舵轉牌，說是齊舵主帶弟兄們押解着兩個點兒來的，怎麼……」方說道這，屋中那匪首一掀帘子往外一看，隨着走出裏間道：「原來是石四弟，咱們已經好幾年沒見了，四弟他在鄂舵主那裏很得意吧？」說話間彼在落了坐，那來人說道：「舵主，我們不是泛泛之交，不要客氣人，今夜我趕來迎接，因為我們鄂舵主接到總舵轉牌，探得敵人已竟約集同道，想

跟我們一拚，已經跟蹤追了下來，教我們鄧舵主要越境接應，免得出了意外。我這是前站，鄧舵主另選本派弟足二十人，越境迎接。」

張熙在外面見匪黨因接待來人，裏面竟沒有匪徒看守，時機不再，遂趕緊到了裏面窗下，從窗孔中往裏窺視，只見那個男子正端起一盃水來喝着，那女的正在低頭拭淚，張熙輕輕把窗扇上面掀起，往裏探身，見那一男一女全一抬頭，張熙只見着那男的面目很熟，不過仍因背着燈影子看不真切，左手託着窗扇，右手向屋中人一打手式，是問兩人能逃不能逃。就在這時，似聽得外間有人說：「你們別這麼大意，進去把着點。張熙忙預備撤身的當兒，就見那女的一抬手，一個白球向自己打來，張熙忙一撤身，才覺出打過來的白球落在窗下，輕飄飄墜地無聲。自己把窗格掩上時，屋中看守的匪徒，也同時走進來，張熙把紙團拾起來，不敢在這裏看，飛身出店，找一身隱僻之處，亮千里火展開紙一看，見上面並沒字跡，反覆查看，才看見那紙上竟發現了滿紙針孔，仔細看了半嚮，隱約辨出上面字跡。見有「字呈西嶽派」字樣，不禁暗暗吃驚，趕到把這紙祕密求援呼救的字柬，仔細看完，知道定是與華山碧竹菴慈雲菴主有關，自己雖看兩個被囚的人無法脫逃，既被自己遇上，總想問出大概情形來再回歸雲堡去，請師傅來設法搭救。張熙想到這裏，立刻振起勇氣，重返店中，想要設法查個起落出來。

張熙從店中東牆上來的，輕身飛縱，到東廂房的簷頭，才要往院中飄身，突然從左側一股子勁風人到。急忙左脚往後一撤，悠的一把明幌幌的厚背鬼頭刀劈空，張熙右掌照來人右臂三里穴便切，賊黨忙擰身斜縱，張熙乘勢回手亮劍，劍尖還沒退出鞘來，突從身後又撲過一人，一條七節鞭擡頭蓋頂就砸，張熙脚下輕點房坡，往右一斜身，寶劍出鞘，一反腕子「金針度線」，劍尖反刺賊人的左肋。賊人七節鞭這一砸空，只有往左進步，脚下步眼一換，右脚已到了簷口，半轉身一抖腕子，七節鞭翻起，往劍上便擦，張熙猛然往回一撤劍，一帶劍柄，左手劍訣往右一圈，身軀往右一栽，「白鶴剔翎」，左脚撲的正兜在賊人左腿的迎面骨上，賊人原就到了簷口的，這一被踹上，整個的摔下房去。仗着賊人功夫亦非弱，把丹田氣捏住，兩脚一沾地，竭力的往後一登，倒退出四五步去，嘎通的才仰面朝天的摔在地上。這一來把從高下墜之力算破了，身上只落些輕傷，但連人輪下帶七節鞭震動的聲音，店家跟別的客人全驚醒了，三四個人相繼在屋裏喝問：「誰呀？」賊人知道再無法隱瞞，房上的賊黨反嚷了聲：「有賊！」這時張熙已被三個賊黨包圍，自己雖然不懼，終覺人單勢孤，更被賊人反誣是賊，店家不辨真偽，自己定被賊黨們明目張胆的包圍，遂不敢再戀戰，虛點一劍，退出店外。賊人只虛張聲勢，追了一陣，張熙身形輕快，竟離開賊黨，刻不停留的趕回歸雲堡。

一到堡門守堡的莊丁就告訴他，大師伯鷹爪王，跟西嶽俠尼慈雲菴主率領衆弟子來的，張熙知

定有要事，自己這才趕緊進來稟報，趁勢把得來的祕信也交出，把經過的事向師傅續命神醫萬柳堂說了一番。

鷹爪王跟慈雲菴主全勃然變色，鷹爪王道：「雲峯鳳梅受這種凌虐，皆我一人之罪。匪徒們才過崑山，去此地不足百里，我焉能再容他逃出手去，我無論如何，也得先把他兩人救了出來，師弟跟菴主隨後起身，我得先行一步了。」說罷這話，立刻從條案上提起自己的包裹就要起身。萬柳堂忙攔住道：「師兄，不要忙，既已巧得賊黨的行蹤，我們那能再延遲，走一同走，何必分開，不過我看也不忙在這一時，就讓師兄先趕到了也是白天，那好動手，師兄索性再忍耐片刻，我們一同走吧。不是我給師兄跟菴主說解心寬的話，張熙所說的情形，賊人分明是擄劫他兩人只爲要挾我們到十二連環塢踐約，絕不會加害他兩人，鳳尾幫的幫規夙嚴，既然一再令黨徒防守護送，沿途絕不敢過分凌虐，再說華雲峯跟菴主的令徒，全是武功造詣極有根基，更兼才智亦非平庸之流可比，賊黨若是過分凌虐他二人，恐怕倒反激起意外的事來，小徒張熙所見的情形，並沒有甚麼非常的變故，不過被匪徒嚴加監視，不易脫身而已。我們跟蹤追趕，暫時絕不致發生意外，這是我敢斷定的，我稍事安排這歸雲堡的事，咱們準在黎明起身就是了。」鷹爪王，慈雲菴主也不相固執已見，點頭應允。

續命神醫萬柳堂趕緊到大客廳中攜集家丁，盛張燈火，命管事的家丁撞起了風鋼雲版，噙匕的聲

震數里，這種號令是一種召集全頭堡目人的信號。只要聽見這種風鋼雲版的聲響，不論手底下有多忙的事，也得立時交派到手底下的人，抽身趕到堡主的議事廳，聽堡主指示。不一時防守各路口的，以及在堡中管事的首事人先後到來。

萬柳堂按着名冊一點名，人已到齊。萬柳堂遂向大家說明，自己因為淮陽派現在與鳳尾幫結怨，兩下裏各走極端，勢難兩立，自己身為淮陽派的門下，豈能坐視，現時就要隨掌門人趕到清風堡，綠竹塘。這歸雲堡的事請大家一本成規，不要稍事疏忽，致生意外，一切事由二弟子張熙負責管理，自己多則一月，少則半月，一定趕緊趕回，堡中各執事人，對於堡主歷來奉命唯謹，齊說：「堡主自管放心，我們絕不敢稍亂堡規，更有張二爺代掌堡中事，我們一切秉命就是了。」萬柳堂吩咐完了，大家退去，這時已交五更，萬柳堂自己又向張熙囑咐了一番，這才來到西客廳，令家丁給大家預備好了早點，大家略進茶點，這才請師兄鷹爪王暨慈雲菴主一同起身。萬柳堂的四弟子左恆，見師傅要走，教他在堡中，由二師兄張熙照管着他，立刻攔在師傅面前，不教師傅走，師傅趕到那兒，他跟到那兒，說什麼也不肯在堡中等候。萬柳堂那肯帶着他給自己添麻煩，百般哄動，但是這小子是死心眼兒，怎麼說也不聽，他說是師傅在這，沒有人敢欺負他，師傅不在堡中，沒有給他好氣的。師傅如若不帶着他，師傅頭腳走了，他隨後跟着也離歸雲堡。左恆歷來對於師傅奉若神明，無論甚麼事，只要師傅

說一句話，立刻遵從。惟獨這次，他是拿定了主意，任憑萬柳堂怎樣說，他絕不肯留在歸雲堡。還是慈雲菴主竭力勸萬柳堂無須固執，教他跟隨也沒有多大妨礙。好在碧竹菴的門下，也有四個隨行，盡可互相關照，何況此子雖是輕功不濟，他還有千斤膂力，或許還有用他之處，也未可知。勸萬柳堂莫要因這些小事，就誤了大家行程。萬柳堂無法，只得帶着這傻小子左恆，隨大家離開歸雲堡，逕下乾山。

鷹爪王偕同續命神醫萬柳堂，慈雲菴主，率領司徒謙，左恆，暨慈雲菴主女弟子修性，修禪，修緣，修慧，一衆九人，離開歸雲堡，抄捷徑出了乾山，直奔嶠山，這時東方將漸發曉，在曉色矇朧中，一班俠義道踏上征途，在先只從沿山僻徑走，直到辰時過後，已走出四十餘里。這時已到了陳家屯，漸漸走進通行的官道，行人漸多，鷹爪王遂向萬柳堂商量道：「師弟你看，這一帶行人較多，我們的行色頗易惹人注目。依我看還是分開走的較好。」萬柳堂道：「師兄說的極是，我們分開只不用離過遠了，到了嶠山界外，天色定早，那裏據張熙說是只有兩家小店，我們落店時既或同在一個店中，只先後投店好了。」當時商量好，遂分成兩撥，慈雲菴主師徒五人先行，鷹爪王師兄弟帶着司徒謙，左恆，一路隨着慈雲菴主的後蹤走下來，到了申牌時刻，來至嶠山界外，遠遠望見的前面那座小鎮甸，慈雲菴主逕投鎮甸內，鷹爪王等已問明了張熙，賊人落脚的地方，是這鎮甸裏路東的青星店。



，在鎮甸的緊南頭，尚有一家小店，字號是福元。慈雲菴主進了鎮甸，不用費事已找到這座店房，這位俠尼進得店門，故意與店夥答訕，問他可有清靜的跨院？乾淨的房間沒有？故作相度院中客房的情形，已看出賊人居然沒離這座吉星店，因為這座店只是一座大四合的房子。那輛轎車依然停放在院中，車的形式和駕車健驃，也跟張熙說的相同的菴主又是暗中慶幸，又是驚詫賊人的胆大，昨夜行藏已露，就該在張熙走後，趕緊逃開，却不料依然在這裏沒走，好似有所恃，沒把敵人放在眼內。

當時菴主不動聲色，暗令女徒修真趕緊示意鷹爪王等，速投福元小店。不要驚了匪徒，還教店夥給開了間寬大的單間，師徒在暗中窺視，不一時已看出東房的靠北簷兩間，正是匪徒所在，匪人不時出入，慈雲菴主更令七弟子修慧，趕到福元店報信，告訴師伯們就提：「匪徒不走，不是有甚麼變故，就是等候接應，這一來我們倒省了事，無論如何，今夜決不叫他們逃出手去，囑咐王師伯，不要早跟匪徒「朝相」，匪徒若一認出是淮陽派的掌門人到了，就許設法逃走，最好三更動手不遲」，修慧領命到福元店去報信，也就是剛出去，不大工夫，店夥進來送茶水，慈雲菴主向他探問，院中的車輛是店裏的，還是客人的？自己打算雇這輛車，店夥說是東房的客人自備的。慈雲菴主道：「東房的客人，足有六七位，他們只有一輛車那够用的。」店夥道：「他們的人倒是不少，大約全是六扇門中人，他那輛車是專爲他們才辦來的兩個點兒坐的呢。」慈雲菴主淡然問道：「哦，這是兩個病人麼？這

病人全是大年歲，你看見了麼？」店夥搖頭道：「從昨晚來的，別看住了一天一夜我們這幾兩人的面目全沒看見過，客人脾氣很大，裏外間的屋子，客人不准我們往裏間去，我們怎敢亂闖，……」店夥說到這，鄰房的屋子裏招呼店夥，店夥趕緊出去，慈雲菴主越發深信店夥所說的情形，這班人定是匪徒，他們恐怕從店家口內走露風聲，所以不教他往裏間闖，不多時七弟子修慧從福元店回來，說是已見着王師伯萬師伯，他們在福元店等候，二更後準到，囑咐師傅從黃昏後千萬釘住了，賊黨狡計百出，別教他們出其不意的走脫了，慈雲菴主想了想，萬柳堂所慮很是，萬一自己這一到，雖是彼此不相識，匪黨若是一起疑心，就許趁着昏黑時悄悄離店也保不定，遂囑咐弟子們多加小心，不要大意，當時這位俠尼認定了總可把匪黨成擒的。

趕到晚飯後，店中出入人漸少，六弟子修緣無意中到院中閒步，這時院中正好沒有多人，只一個店夥提了一把砂壺，到棚房中去給客人泡茶。店夥走到往廚房去的夾道，修緣已到了東廂房的窗下，這一排客房，全是燈光映的人影憧憧，惟獨這匪徒所住的兩間屋，卻是燈光微弱，寂寞無聲，修緣暗自詫異，抬頭一望天空，一眼瞥見匪人住的房間，簷頭有一張紙帖飄揚。修緣見這紙帖可異，扭頭見左右無人，輕輕一轉身，手扶簷頭，右手把這張字帖取下來，往下一落，輕如落葉，腳着實地，趁勢到門首，從門隙往裏一張望，不禁大驚，屋中已渺無人蹤，修緣不敢就延，急忙返回屋中：慈雲菴主

正在那調息靜坐，一見修緣神色張惶，就知定有事故，忙問：「修緣有甚麼事？一修緣道：「匪徒大約已竟逃走了！」慈雲菴主急問：「怎見得？」修緣把字帖呈到師傅面前道：「匪徒已走，簪頭有這個字帖，弟子尚未看這字帖上是否與匪徒逃走事有關。」慈雲菴主遂就燈下一看，這字柬，只見上寫着：

「字諭西嶽慈雲菴老尼，相待終日，遲遲不來，別矣老尼，前途再會」

慈雲菴主把字柬一擲，怒冲冲站起，向四弟子道：「匪徒竟當我面前，巧施金蟬脫設計，我們有何面目，見王萬兩位師伯，速整行裝，趕緊追趕，」說到這，復向二弟子修性道：「你趕快到福元店報告你兩位師伯知道，請他們立時起身，不要耽擱，我們在隆華鎮會齊好了。」二弟子修性領命先行，慈雲菴主把店夥叫來，只說有急事，算清店帳，立刻起身。

出得店來，見這鎮甸上一片黑暗，街上沒有多少商舖，居民更是早閉了門戶，不過尙有一兩人在街上走動，菴主率三個弟子，疾行出鎮，這才一下腰，施展開輕功夜行術，脚下如飛，這三個弟子，也隨着努力的奔馳，不過他們的夜行功夫那能跟師傅比試，慈雲菴主在盛怒之下，竟忘了三個弟子那會跟得上自己的脚程，走出五六里，把修緣修慧已落後半里多地，那三弟子修禪，勉強追上，慈雲菴主的打算是，計算鳳尾黨徒逃走之後，一定防到追輯他們，算着這條路程，應該奔永甯府東南轉水路

，只是他們定然從鴻圖驛避開追輯的路線，慈雲菴主這種推測實有見地，快到鴻圖驛，這一帶是一片漫漶，非常荒涼，遍地是高糧稞子，並且大田裏道路縱橫交錯，慈雲菴主辨了辨地勢，腳下放慢，等一等，三弟子修禪趕到，慈雲菴主低聲道：「她們兩人呢？」修禪忙道：「師弟們在後面了。」慈雲菴主方要問話，驀地把袍袖一拂修禪。師徒齊往高糧地邊子上一縱身。隱住身形，突見離半箭地遠，從道左往道右唰唰竄過兩條黑影，身形輕快，一瞥即逝，師徒方要追趕，修禪突又傳聲招呼：「師傅！還有！」果然唰唰又是兩條黑影，慈雲菴主向修禪說聲：「隨我來。」身形展動，斜撲對面的一條小道。修禪也看出四條黑影定是綠林人，亦跟着縱身追了下來，慈雲菴主身形似箭離弦，想從小道邀劫這般匪徒，到了這條橫穿高糧地的小道盡頭，跟往東去的一條較寬的土道銜接處，略一查看，那幾條黑影居然全是綠林高手，已從交叉路越過去撲奔正東去了，這正是荒涼午夜羣魔現，激怒沙門仗器人後面請看三集分解。



上海勵力出版社